服部文庫
イ 17
2073
6

117 特
2073
6

孟子卷之六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五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

桮音杯棬丘圓反○性者人之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桮棬屈木所爲若匪匠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告子一章之旨孟子性善之言固辨之說道矣予以人性本是天生成的就如木中之杞柳一般仁義是人做造的就如匠人將杞柳

桮棬一般人性中本有仁義必須矯揉造作而後有仁義猶如本非桮棬必須矯揉造作而後可以成桮棬也今謂性善者是說人爲之與其有而揚以爲人性之自然非定論矣孟子因告子說道將有一種心元二理杞柳桮棬何可以比人性豈其間

眼能順杞柳之性不加矯揉而成桮棬之器必將戕賊杞柳性而後可以成桮棬之用若將戕賊杞柳可以成桮棬亦將戕賊人性斬伐之而後可以義仁戕賊可施于杞柳而不可施于人性則人性至順而无待于矯揉明矣子乃謂仁義出于人爲非其本有此言一出天下之言必將謂仁義非性分之理棄之而不肯爲矣是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之道者必自子之此言始也甚可脈也戕賊杞柳之喻而孟子方

湍水一章○湍水是坎中不定旋轉之水告子謂性爲惡因以杞柳爲桮棬孟子之言尚未盡辭乃又小變其說言道人性雖可以爲善而不可謂之純然爲善亦不可看來性元定体猶之湍水東決而引之于西則流于西人性無分于善不善猶湍水不分于東西顧人所習何如是即湍水之無分于東西顧人所習何如耳告子之言如此是以性爲无善无不善猶水之本无分于東西信无分于東西矣然豈无分于上下乎蓋水之東西无常而就下有常其可決而東者必東方之地勢爲下也可決而西者必西方之地勢爲下物人智之本然但可以爲善猶之水性之本然但可以就下衆天下之人雖有聖愚賢不肖之殊然論其性之本體矣就如天下之水雖有江淮河海之異若論其性江淮此下河海亦此下其有不下非水之本性矣知水之必下則知性之本善乃謂无分于善不善猶湍水之無分于東西也

今夫㩁搏是排擊躍是跳躍額是額過孟子又折告子曰人性之本善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告子之不容于不行人力所爲安不得不然也然則人性本善乃亦可使爲不善者或爲氣稟所拘或爲物欲所蔽亦猶水之過額在山使爲不善者或爲氣稟所拘或爲物欲所蔽亦猶水之過額在山由人爲之使然耳豈本然之良也哉于此見性本善也故順之而無不善无不善本无惡也由反之而後爲惡故前章以杞柳論性則致桮棬于桮棬之害此章以湍水論性則致搏擊之害皆欲人諱之于爲以全天命之本然也

上至乎山過額在山此言水之本性則然哉搏之不容于不躍激之不容于不行人力所爲安不得不然也然則人性本善乃亦可使爲不善者或爲氣稟所拘或爲物欲所蔽亦猶水之過額在山使爲不善者或爲氣稟所拘或爲物欲所蔽亦猶水之過額在山由人爲之使然耳豈本然之良也哉于此見性本善也故順之而無不善本无惡也由反之而後爲惡故前章以杞柳論性則致桮棬于桮棬之害此章以湍水論性則致搏擊之害皆欲人諱之于爲以全天命之本然也

生之一章○生指人物之知覺運動而言告子認生爲性前既以杞柳湍水爲喻至此又復辨論說道我所謂性无分于善不善者蓋以人有此生即有此性生之在人與生俱生者也其生而有知覺知覺即性也生而能運動運動即性也知覺運動之外更別无性又何分于善不善哉告子論性之病其原皆出于此孟子因其所說子以人生而有知覺運動便謂之性猶如凡物之自省同此做白更无分別與告子各說然自羽之爲色既同則稱之爲白固當不異也孟子又詰問說天下之物流爲白者亦多矣今若此而同之則白羽之白即如白雪之白白雪之白即如白玉之白白玉之白更无分別流告子各說然自羽此白也白雪白玉亦此白也其白亦同安得不同謂之白乎告子之言如一是從泥其色之同而不思其質之異尚亦其矣

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夫音扶博補各反○搏擊也躍跳也額過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爲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爲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爲也○告子曰生之謂性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畧相似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與平聲下同○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之曰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皆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爲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爲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告子曰食色性也

食色一章○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爲性終不肯偏于孟子之辨至此又說道欲知生之謂性求之仁義則難明驗之食色則易見彼自之于味食而甘之目之于色見而悅之謂生之謂性是同矣道天生之所在也知食色之爲性則知甘之悅之之念生于內是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爲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長上聲下同○我長之我以彼爲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爲白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長上聲與乎聲下同○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人之之心乃在內非在外也可甘可悅之物在于外是事物之宜乃在外非在內也然則人但當用力于仁而不求合于義矣孟子之說仁義本同○愚按孟子答說我謂義爲外者蓋以義主于敬而敬莫先于敬長今有人焉其年長于我我於是乎有長之之心存于內也即如彼之色白我即以彼爲白是因其白見于外斯從而白之亦非先有白之之心也長與白皆在于人而長之白之不由于我此我所以謂義之在外也然告子徒知彼長彼白之在于外而不知我長我白之本于心猶外而遺內則亦豈得爲通論哉

異于白馬白人不異則子謂從其白于外猶之可也長馬長人不同子乃謂之非有長于我大不可矣但子所謂義者果何在乎將以長者年長于我爲義之所在乎抑將以長之者爲義敬遜我爲義我長之之心則安得謂義在外乎

異于白馬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音第二節炙是燒肉者字與嗜字同告子因孟子以長之之心爲義不得于心又辨說道我所謂義外者義雖不因長而後有實因長而轉移者也試以仁之在內者觀之吾之弟則愛之秦人之弟非吾族類我則不愛也均之爲弟而有愛有不愛是仁愛之念由我之喜悅而生我所不悅者不能強也此所以說仁在內也若義則不然楚人之長吾固敬事之吾之長吾亦敬事之均之爲長則均之爲敬是喜悅之實以彼之年長爲主親疎之不同非所論者也此所以說義在外也告子之所明者孟子乃因明以通其蔽說道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豈但長吾之長亦長秦人之長吾炙之炙吾亦食而嗜之味同則嗜同在物則亦肰矣合于以長在外而謂長之亦在外肰則秦人之炙固皆在外者也而所以嗜炙之心未嘗在外而所以嗜炙之炙雖在外而所以嗜之者心也正如長雖在外而所以長之者心也孟子以甘食悅色明之由于心而獨以敬長爲外則何其明于彼而暗于此哉肰告子以義爲外固未爲知義其所謂義外心知仁蓋仁者惻隱之心天地萬物一体之念而非甘食悅色之謂也肥醲爲腐腸之藥妖冶爲伐性之斧以斯言仁則何啻認盜爲兄縱人欲而滅天理乎此孟子所以深斥其謬也

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即義之非外明矣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耆同夫音扶○言長之嗜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爲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問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

孟季子二節○孟季子是孟子族弟公都子是孟子門人孟子義內之說未達其旨乃私問于公都子說人皆以義爲在外夫子獨以義爲在內此其說果何謂乎公都子答說義主于敬之所自出則知義之在內矣有人于此或尊于我而我敬之或德尊于我而我敬之所敬之人雖若在外肰知其尊之當敬而行吾尚齒之心以敬之知其德之當敬而行吾尚德之心以敬之有是恭敬之心斯有是恭敬之禮則敬固由中出而非由外至者也敬在吾心而不在外則義之非外明矣此所以說義在內也

鄉人節伯兄是長兄孟季子聞公都子之言猶未能達乃又辨說義在內之意以行吾敬明義之在內以謂敬爲義矣不知敬義固當有辨也試以敬長而言伯兄長于我七所敬也設使鄉人又長于伯兄一歲則將敬伯兄乎敬鄉人乎公都子答說敬以長疎爲敬之所在長疎不踰戚必當敬兄也季子又問說伯兄當敬固矣設使請鄉人飲酒有伯兄在則當先酌誰乎公都子答說酌以賓主爲先後兄雖親主不先賓必當先酌鄉人也孟季子遂就公都子之言強辨說道義果在內則敬有常尊可也今所敬者既在于伯兄以爲長而先酌者又在于鄉人則是所敬所長因人以爲轉移于此于彼屢變而无定在隨時制宜之权主張全不由我義果在于外而非由于內也安得謂行吾敬爲在內乎肰告子徒知所敬所長之不能不屈于正論也

公都節兄祭祖考立于弟爲主以象神叫做尸斯須是暫時孟季子以敬長之心皆隨人轉移爲義非由內公都子屈于其辨而不能答乃述其言以告孟子孟子教公都子說敬長之心本在于內而季子以爲在外即如所言亦何難辨之在于試問他弟與叔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長上聲○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孟子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

言至親也將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答說家庭之間所尊者父兄弟卑而叔父尊當敬叔父矣子又問他說弟爲尸以象祖考則將誰敬乎彼將答曰宗廟之間所敬者祖考叔父雖尊而尸尤尊將敬弟矣子又問他說既說敬弟則叔父不得伸其尊矣安在其爲敬叔父也彼將應不說我所謂敬者蓋因弟在象神之位故敬之非以卑而踰尊也子便可說我前所謂先酌鄉人也是爲鄉人在賓客之位故先酌之非以疎而加親也蓋兄在家庭之間無時而不敬是庸敬在兄也就如叔父有常尊的一般鄉人在酌酒之時有時而當敬是斯須之敬在鄉人也就如弟在尸位暫時尊奉的一般因時制宜通變之權皆由中出義之在內明矣折此以折彼將何辭之可辨乎

孟子節孟季子問公都子之言心猶未悟又何公都子說敬之所施誠如夫子之言當其尊在叔父則敬心由叔父而因致敬于叔父及弟在尸位則敬心由尸而生而因致敬于弟敬由中出感由外至義果在外非由內矣季子之言如此羞惡辭遜是非之心所敢在此所長在彼之見而未能辨也公都子乃即易見者曉之說道子以敬爲在外何不觀飲食之事乎冬日可飲湯也則從而飲湯夏日可飲水也即從而飲水之宜因時而變易正如當敬叔父則敬當敬弟則敬致敬之節因人而化裁也今子謂敬在外而不在內然則飲食之宜亦在于物而不由于我矣殊不知湯與水雖在外所以斟酌冬夏之宜而可飲則飲者皆由心而生也叔父與弟雖在外所以斟酌當敬之宜而可敬則敬者亦皆由心而生也義之在內現于飲食之宜而監明矣豈可謂其在外哉子是季子聞斯語安不能復有所辯矣夫告子于孟季子皆以義爲在外而孟子獨辨其在內反復辯喻親切如此蓋知仁義之在內則

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惡平聲○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爲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此亦上章者炙之意○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畧同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爲堯舜矣○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此言生之謂性食色

知人性之善而皆可以爲堯舜矣開世亦民之功豈不大哉。

性無二節◎公都子問于孟子說性之在人必有一定之理而人之論性則宜有一定之見何今之言性者紛紜其不一也告子論性所謂人性渾然中藏止能知食運動而已本无有于善而不可以善名亦无有于不善而不可以不善名此一說也或者又說人性本无定体習于善則可以爲善習于不善則可以爲不善此一說也或者又說有文武之君在上率民以善則民皆翕然而從于善非其性之善皆倍使然也以幽厲之君在上率民以暴則民亦翕然而從于暴非其性之本惡亦習俗使然也此可見性之係于所習而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也又一說也大抵二者一則爲善惡非出于性一則謂善惡惟係于習其說之不同如此。

或曰二節公都子又問孟子說天下之言性者不但如前二說而已或者又說性稟于有生之初非人力所能移也有生來性善的離染于惡而亦不爲惡有生來性不善的雖道以善而亦不能化于善是故以堯爲君宜无不善之民而有象之凶傲是象之惡而帝堯不能使之改也瞽非不善之一定者乘以聲瞍之父而有舜之聖子以紂之惡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與王子比干之賢是舜與微子比干之性本善而聲瞍商紂不能爲之累也豈非善之一定者乘由諸說觀之或言善惡皆性之所有或言善惡皆性之所无二者與在夫

性也之意近世蘇氏文定之胡氏之說蓋如此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好去聲○此即滔水之說也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爲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與平聲○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則性之本善可

其情之感物而動也皆天理之公觸事而發也皆人心之正此則有和平而无乖戾自脈利而非勉強但可以爲善不可以爲惡物欲情既善則性之本善可知矣此吾所以謂性爲至善也然天下不皆爲善之人乃有昏愚暴戾而爲不善者此豈其性情臧壞之殊才質偏駁之罪哉物欲之累有以陷溺其良心大爲之祟有以戕賊其真性也本善而人自底于不善之端耳所以說非才之罪也知才之善則知情之善知情之善則知性之善而三說者乃致疑于善惡之間其說亦不謬乎

惻隱節錄是以火銷金自外至內的意思信是一倍疑是反倍等是等數孟子又告公都子說我謂即情之善可以驗性之善皆蓋門人有此性則有此情同此善故遇可傷之事則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遇可愧之事則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以之處往來則恭敬之心无一人不有以之辨別可否則是非之心无一人不有此情之可以爲善者也而寔根之于性蓋仁主于愛惻隱之心乃吾性之仁所發也義主于宜羞惡之心乃吾性之義所發也禮主于敬恭敬之心由吾性之有禮也智主于辨是非之心由吾性之有智也此仁義禮智四者豈是從外面鍊入乎內的乃與生俱生與形俱形我所固有之天性也惟其有固有之理所以發而爲才无有不可以爲善者但人自不思而反求之乎已耳所以說性其于心尚思而求之則得其理而爲聖爲賢舍之而不得則失其理而爲愚爲不肖其善惡相去之遠或至一倍或至五倍以至于大相懸絕而不可計算者由人自不思不求不能擴充之以盡其才之分量耳其爲不善豈才之罪也哉

知者天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夫音扶○不猶人有是性則有是情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爲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惡去聲舍上聲蓰音師○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

前章言辭讓之心禮也此章言恭敬之心禮也蓋天下敬切於心辭讓切於事合而言之辭讓又在恭敬之中矣

詩曰節詩是大雅烝民之篇烝是衆物指形氣而言則指清濁粹駁之理而言天是常懿是美孟子又告公都子曰即情善以驗性善此一非我之私言也考之詩大雅烝民之篇有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言物與則皆生理之出于天爲也民秉常性好此美德言所秉而所好皆良心之具于人者也孔子因讀此書而贊之說道作此詩者其知詩性之道乎蓋天之生人既予之氣以成形必賦之理以成性如耳目物也必有聰明之則父子物也必有孝慈之則形與理相合道與氣相資在天爲定命而生人得之則爲民所秉執之常性自古今而不變者也惟其有此常性是以存之于心則爲秉彝之良發之于情則爲懿德之好如其耳目便无不好聰明之美德有父子便无不好慈孝之美德蓋合聖愚而同然矣使非同此秉彝之性何以同此懿德之好乎此詩人之言所以爲知道也夫知所則吾所爲人之必有則吾所謂性善可徵矣知好德爲人之同然則吾所謂情善可徵矣其有不好是自喪其秉彝之良心者也而豈大之罪哉故即此可以知人性之善而彼三說者不待辨而自見其謬矣

至內也篤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爲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好去聲○詩大雅烝民之篇烝詩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辯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于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

富歲章◎富歲豐年。賴是倚藉。孟子又明性善說人性本有善而无惡。富情每因物而易遷。試觀豐歲之年。人家子弟。衣食豐足。則有所賴藉而為善者多。聊有為不善者。少矣。凶荒之歲。人家子弟。衣食缺乏。則无所賴藉而為暴者多。聊有為善者。亦少矣。夫子第一地而因歲之多暴。独異于富歲之多賴者。非天之降才厚于彼而薄于此。如是其殊也。民由飢寒迫于外。利欲攻其中。其礼義廉恥之心。就是陷于井而不能自拔的一般。此所以放僻邪侈。後无所不至。為暴則易。為善則難也。夫豈才之罪哉。知為暴非才之罪。則知人性同歸于善。人當求識其本心矣。

溺棄其清者為賢。棄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出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專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厚薄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富歲豐年

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夫音扶。麰音牟。耰音憂。磽苦交反。○麰。大麥也。耰。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聖人亦人耳。其性故龍子之善。無不同也。

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賁也。屨。音俱。賁。音奔。○賁。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似天下之足同也。

今夫節麰麥。麰是覆種。瘠是瘠瀆。孟子又說吾謂人性之同。非但見諸物理而自見。今夫麰麥之為物。播種而覆蓋之。其地利同也。乘時而栽植之。其天時同也。及其浮胕而生。由苗而秀。以至于日至之時。則不先不後。而收穫之期又同矣。蓋同一麰麥。則同一生。同一發生。則同一成熟。固物性之自胕也。雖其間收穫多寡小有不同。則不過土壤之膏脉有肥瘠。雨露之滋潤有厚薄。人事之糞治有勤惰之不齊耳。而麰麥之性。則何嘗有不同者哉。此類以觀人性之同。可見。而容有陷溺其心者。信非由于降才之殊矣。

故凡節孟子承上說麰麥之類既同。則生成之性无二。由此推之。天下之物。除是類之不同。難可必其相似。然但凡同類之物。其性未有不相似者也。類同則性同。斯固物理之必然矣。何独至于人而乃疑其不相似乎。雖聖人為人類之首出。若非我之所可及者。然此性情。聖人亦此形体。其所得于天地之氣也。是一般。我此性情。聖人亦此性情。其所得于天地之理也。是一般。豈人類之外。別有一等聖人。而與我大相殊絶者哉。知聖人與我同類。則知人性皆善。而其有不善者。乃由于陷溺其心。不可歸咎于性矣。

龍子節龍子是古賢人。嘗見孟子承上文說人性之同。不但有徵于物類而已。驗之人身。莫不皆然。嘗聞龍子說道屨之為物。因足而制者也。纖麤者不知人足之大小。而任己意以為之。雖未必一一中度。肤大以成大小。我知其必適于用。斷不至去足之遠。而為盛士之賁也。蓋足有定形。則屨有定制。以一人觀萬人。无弗同者。知天下无弗同之屨。則知天下无不同之足矣。由是推之。而凡為足之類者。又安有不同者哉。

口之節易牙是古之知味者孟子承上文說人之形体不但其足
相似惟口亦然口之于飲食誠有甘苦之味未有不以爲美而同
其嗜好者也故至今言飲食者皆以易牙所調之味爲美非是他
独能知味不過于我衆口之中先得其嗜好之性耳如使口之于
味所好不同其性與人殊異就如犬馬之與我不同類的一般則
天下之人其欲至不齊矣何独所嗜好者皆依從易牙所調之味
而翕然以爲美也惟口之于味天下皆期于易牙而于萬人无異
好是嗜味之性不殊而天下之口舉相似也比類以推而形体之
同又豈止于口之同嗜也哉

惟耳節孟子承上文說人之形体不但其口相似惟耳亦然今觀
耳之于声舉天下之人无有不期于師曠者師曠所審之音其律
呂之相宜商宮之迭奏无有不以爲諧和中節而翕然樂聽之者
豈是師曠独能審音也不過先得我耳之所同然耳以耳之于声
天下皆期于師曠是听德之聰不殊而天下之耳舉相似也比類
以推而形体之同又豈止于耳之同听哉。

惟目節子都是古之美人姣字解作好字孟子又承上文說人之
形体不但其耳相似惟目亦然古之言美色者莫過于子都至于
子都之美不但一人見之而知其容色之姣好也舉天下之人見
之无不知其容色之姣好者若于子都而不知其姣妍則必瞽目
之人視之而不見者耳凡有目者豈有不知其姣好者哉以目之
于色天下期于子都是可見天下之目相似也比類以推而形体
之同又有不止于目之同美者矣。

故曰節道在事物爲理從心中裁處爲義凡性畜草食的叫做芻
穀食的叫做豢孟子承上文說人有此形即有此性今觀性体在
人无之不相似所以說口之于味天下期于易牙而知人之嗜味
无不同焉耳之于声天下期于師曠而知人之好音无不同焉目
之于色天下期于子都而知人之悦色无不同焉天以耳目乃形
氣之粗者尚皆有同然之性如此至于心爲一身之主宰衆動之
綱維又口之所以知嗜耳之所以知听目之所以知美者也豈无
以一人之心合衆人之心而同以爲然者乎蓋既同得天地之氣
以成形則必同得天地成性未有形体皆同而虚灵不昧之真
反有独異者也則觀衆体之相似因可以知人心之有同然矣心
之所同然者果何在乎心无定体以理爲体理在人心无不同此
統會之善者心无定用以義爲用義在人心无不同此裁制之宜
者心所同然謂此理義而已聖人之心此理義吾人之心亦此理
義但聖人知則先知而于理義之所當然者由之无不至覺則先
覺而于理義之所以然者察之无不精惟能先得我心之所同然
耳而原其喜戚之良則何尝加于吾性之外哉故此理義之在我
心不独聖人悦之人心无不悦之者蓋根之于心同此秉彝之良
則悦之于心同此懿德之好就如芻豢之味賭衆我口一般無
下之人无不口悦芻豢則舉天下之人无不心悦理義此理義
以爲同然之心而聖人所以與我同類也彼爲暴者良由陷溺其
心而自喪其同然之美耳豈其本之罪也哉人能反求諸身而
得其理義之良心油然悦樂善之衷无爲声色臭味所奪則操存久
而念慮純涵養熟而性真湛聖人信可孝而至矣。

牛山章◎牛山在齊国東南郭是葉蘗是芽之旁出者濯上是洗
潔的模樣孟子說人心本自有天理之良而善端每戕于放欲之

卯反○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
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
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悦我心猶芻豢之悦我口。然猶
可也章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體用之謂也孟子
言人心無不悦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
悦我心猶芻豢之悦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悦心眞猶芻豢之悦口始
得。○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

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蘖五割反○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爲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好惡並去聲○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者不多也梏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爲之不善功召之爲外物所誘陽欲所牽于其平旦清明之心反移于殘忍貪昧之心反遂于禽獸之行而良心之所以放失者已不可勝數矣然其間豈遂絕滅無存哉但其晝夜之所爲有以梏亡之耳梏之既久則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良心亦必有所生息矣然而一晝之間而旦晝之所爲又已有以亡之則良心之發見者能幾何而不至于禽獸也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之生幾希之念熄之而山木人心之本体始可得而見矣
故尚論孟子承上文說山木伐而猶有萌蘖之生良心放而猶有
幾希之善可見人心之原物理性生息之機皆未嘗去顧所以養
之者何如耳苟或其生息之機得所培養則不但山木之萌蘖而
雨露之浸潤而益滋也即吾心幾希之理亦將隨夜氣而常復其
可漸復其仁義之良矣其何物之不長苟或其生息之機失所
培養則不但山木之既伐加以牛羊之牧而遂濯濯也不遠矣果何物
之不消長頃刻間畫而梏亡而人禽亦不遠矣果何物之滋
乎夫養之得失少異而物之消長頓殊則山木之濯濯誠不可歸咎于牛羊
咎于山而人心之梏亡要不可歸咎于性矣是安可无培養之功
乎

孔子節括是持守舍是遺弃鄉是方向孟子承上文說舍有得失
而心之消長因之則心之係于所養明矣而存養之功又非可以
時刻間斷者也孔子嘗說道天下之物容有操之未必存舍之未
必亡者今有一操持隨即收斂而存有一舍置隨即放失而亡
其存也有時而入一瞬息之頃而入者忽然而出已入初无定時
其亡也有時而入也似乎在内然悠之間而内者忽然而出已入初无定向
也若此者果何物哉夫亦惟吾人之心是如此而已蓋凡物之滯
于形器者六皆可以操管其存亡把捉其出入惟是心也動靜倘
乘機而操之可御理欲互發交九方所之可以克念此心固念
亦此心是以或存而或亡也一息此心千里亦此一心是以
无鄉也非心之謂而何由孔子之言觀之可見心之存
易而保守其難操存涵養之功固當无時无處而不用其力矣
存養之功莫要于主敬主敬之間而天地存亡之幾實決于此雖
欲以乱内使方寸之中大君常在則神清氣定湛然虚明景象

又已瞻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存萌蘖而
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
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
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寖薄而不足
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逈矣故苟得其
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長上聲○山木人心其理一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
其鄉惟心之謂與舍音捨與平聲○孔子言
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
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
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

不獨平日之時為然而動靜常定雖感遇變端而志不櫌處周四
海而神固未嘗外馳也尚何存亡出入之可言哉

無或二節○或字即是疑惑的惑字王肯齋曰土暴是温燠的意
思雖是少明見草木初生的生意然亦宜王親信逸賢疏遠忠正不
知純心用賢之道故孟子設譬之論君德莫大乎至明聖人之
堅確尊之功朝夕薰陶之益乃能成德今群王之不智可見
无足怪也所以然者為何為君心惟在所養而已君子處此
宜如何進于高明而小人危則養之以寬而日漸于卑暗王之不
智只為近君子而親小人故耳使如草木之為物雖有天下極易
生的也有能氣培養方能暢茂君使一日暴之不得些
如何為之功矣之不能生也所以然者為何為君心不能
之理今我見王之時少而親小人我退而寒之者多雖有
之萌蘖如一日暴之引誘啓明君心以敗壞
君德如一日寒之生肅一般故王雖若動非左即
聽之間若不容髮欲之安改一大之敬過不勝群邪之亂
安得終晴王晷暗而君我亦將如之何哉王之不智有由
人主深居九重即日所得進見忠言說論不難尽聞者左右
之人加以逢迎諂諛剛正人愈疎小人愈密蒙蔽日久雖
賢者皆不得窺矣如齊王者豈非後世永監哉
人天顏咫尺是開棋教是技疏秋是古時善奕的人名射鳥
繳繫絲叫做繳孟子喻之以進見日疎亦由王所信不專
信則係于人君今我之進見日疎亦由王所信不專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
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
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易去聲暴
步卜反見音現○暴温之也我見王之時少
而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
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今夫奕之為數小
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

棋的一般棋雖是小小的技術然其中縱橫變化自有一種妙處然若非專心致志將精神意念只在裡面請求何由得他的妙處
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
惟奕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
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
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夫音扶縛音灼射食亦反爲是之爲言發若與之與下聲○奕圍棋也繳古弔反繫也奕秋善奕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爲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憾之范氏曰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多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燕以此也○孟子曰魚我

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
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
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上聲○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
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
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惡辟皆去聲下同○辟所以舍生取
義之總要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當前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
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爲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如使人之所欲莫
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

爲我章○能掌是能舉其全而不棄其美而了見此人狗利而忘義徇欲而
喪失其本然之心又就生死之際揀其良心不昧者以開導之說
道理義之在人心小而飯舍人而死生无不收攝下脫頗多
何如耳今夫魚之味美我之所欲食也能掌之味亦美亦我
欲食也使兩味不可得兼就中取擇一味其心取于能掌者
掌之味比魚更美故舍魚而取能掌也就如人有此生以
閑生固我之所欲也而義爲守身之大閑綱當賴以全不
全亦我之所欲也求生則義必有虧趁義則生必不保二者
可得兼乎中擇取一件其寧取于義乎蓋義之所在比生更
爲緊重較然如此人可不審其取捨以全其大者乎
此節緊是躲避不字下文說人之所以有生取義者果何心
哉蓋生本我之所欲然其心以爲使義而死即捐軀殞命而
人情或以利害之纏繞其義之可欲无有甚于生者故雖可以
得生而不爲苟免有甚于死者故雖可以避患而不辟其心以爲
苟免而生即偷生苟免且以求活也死本我之所惡然其心
不義之可惡凡有甚于死者故雖可以辟患而不爲其心以爲
生也欲生惡死雖衆人利害之當前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
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爲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如使人之
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
無不欲生之心惡死之心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
如使一節孟子又承上文說人之利害莫切于生死而今義不苟
生者惟其有是良心也設使人无好生惡死之良心惟知有生
之可欲而所欲莫甚于生則凡可以苟全性命而遭禍
五所不用其力矣將何事而不爲就義豈最使人无惡不義之
惟知有死之可惡而所惡莫甚于死則凡可以得免對患而

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
也○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
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
而爲之矣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
患而有不爲也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
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
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
去聲○着惡之心人皆有之何衆人泪於
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一簞
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
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食
音

嗟呼故反蹙子六反○豆木器也嘑呼
蹴子六反○屑潔也呼故之親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蹙踐踏也乞人
乞丐之人也不屑不以爲潔也言雖欲食之
急而猶惡無禮行賓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
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
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
所識窮之者得我與爲去聲與平聲○萬鍾
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
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
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禮義之心
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鄉
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奉爲之鄉爲身
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

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
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
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
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
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
之嗚呼此章之指蓋欲人之推其羞惡之
本心而擴充之以盡其義理之量耳

新安陳氏曰人之喪其良心固不止於成宮室供妻妾
知識三者姑舉三者也可類推 大全

仁人一節最是發盡孟子說仁義之心人皆有之而能存之者少始末知其切于人耳蓋心爲一身之主宰人皆知其至切也至于仁則視以爲外物若與心不相干的一般不知人心方寸之中其所以仁之生理存焉方能兼攝門端包括萬善而鄙然有平正順應之体仁豈不爲人心乎路爲日用之常由人皆知其至切也至于義則視以爲難行若與路不相似一般不知出入往來之間其所以義之裁制爲在方能處常知經處變如水而舟陸車而陸有大公通達之道義豈不爲人之路乎夫仁爲人心則人當操存而不可須臾舍矣乃世之真行徑捷者舍義而不由鄙乃由于邪曲之途徇欲忘理者舍仁而不知求悲夫身外之物則日暴日至而不受今爲所識窒之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鄉爲並去聲爲之之爲並如字○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爲甚輕鄉爲身死猶不苟受嘑蹴之食今乃爲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憂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焉斯○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爲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人心則可以見其爲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知而須臾失之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爲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舍上聲○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要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旨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孟子曰今有無名指屈而不伸雖不痛且不

名雖爲人而失其所以爲人之理去禽獸不遠矣不亦可哀之甚哉

人有一節孟子承上文說仁義是切于人而人自失之想之只是放心于外不知操存而已人家飼養雞犬爲物甚輕似不足留意設使放失在外主人尚且到處追尋勤于必獲至于人心是一身的主宰萬事的綱維何等樣重乃任其放逸曾不知點檢之之間收斂于紛馳之後愛小物而忘大体亦不思之甚矣甚哉世之人不可一念戕放放則不可不討論省察以追求之道此節語意大抵如此故程子曰此放心而已矣孟子之理皆備于心吾惟收斂放逸之心在於裡面則精神自然檢肅心氣自然清明虛靈之妙皆從此發越著心存仁存而養亦在其中矣學問之功亦此而已復有他求乎抵人心易于放失如六馬在御一般鞚勒少疎必致奔逸放心者又不可不從事于學問學問之功亦在是也而欲學問者必先求其放心日放而不自知矣況知求乎故有心之此先學問而後存心之功也

今有章○手第四指呼做无名指孟子見人脉于事心因借指爲說若人立身所貴于不屈者在一心予在一指也今有无名之

指從曲而不伸于身非有疾痛之苦于事未爲累動之言似不必
于求伸也如或有能医治其指轉折爲伸者就是秦楚之路相去
數千里亦將不憚遠走之勞務求伸之而後已這是爲何羞惡之
人之指皆伸而我之一指獨屈以指不若人爲恥故不遠秦楚之
路以求伸也羞雖一指之屈伸无關于立身之大節而人情服不
若人其中有獨切者矣

指不節孟子爲之委說一指至小也其屈伸无所關緊尚以不生
人爲恥後矯其屈以求伸至于心爲身之主少有邪曲則自欠
不直而和倪于人心同狀之良矣視一指之微輕重迥別其可疏
當何如也却乃屈撓于物欲目人下而不辭楮亡其幾希近禽獸
而不恥此之謂輕其所重亡其所輕不知類之甚矣尚安得爲人
乎試徵惟愛指之念爲而求之于心志以帥氣道以制欲則不必
涉秦楚之路而治心之方已即此而在雖伸于萬物之上可也人
何不反而求之

拱把章拱是兩手所圍抱是一手所握桐梓俱是木名孟子設
吾身之于外物其輕重本自有辨乃人之昧焉而弗覺者多矣今
有桐梓之木其大不過拱把之間至微細也人苟愛其美材而欲
有以生之則必培植灌溉既知所以養之矣至于吾身爲綱常倫
理所係屬天下國家所倚賴其當養爲何如者却乃內不知以埋
義養其心外不知以中和養其氣致使良心萌蘖伐于物欲之斧
斤夜氣幾希梏于日晝之攻取是豈愛吾之身反不若愛桐梓之
切哉良由本心之明蔽于物欲而輕重之辨昧于反觀其亦不思
之甚矣誠一思之將九天可爰可重之物足以當吾身者而
何有于拱把之桐梓誠肰所謂養身者非徒優游安佚全生保軀
之謂也必依於義以養心集義以養氣使志慮清明而不亂精神强

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
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信與
伸同爲去聲○無名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
指手之第四指也
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惡去聲○不知
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
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
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拱兩手所
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
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

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
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人於一身固
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小
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
人養其大者爲大人賤而小者曰腹也
貴而大者心志也今有
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舍上
聲樲音貳○場師治場圃者梧桐
也檟梓也皆美材也樲棘小棗非美材也養
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
狼善顧疾則不能故
也以爲失肩背之喻飲食之人則人賤之

陳含心能為身之主使耳目從之之令若人也云云

以宰割而伐薪木而言梧檟其貴者也檄棘其賤者也及其反養之而望其有成則是美惡不分徒費栽培之力以充斯害有斯者也非戕賊師而何養身者以賤害貴猶充以異此矣又自一身而言肯背其大者也一指其小者也設使養生者于一指之小爱惜而不忍傷却遺有背之大丧失而不自覺則自輕重反常既如狼之疾走但知顧前不能顧後的一般非很疾之人而何養身者以小害大舍无以異此矣養才者可不知所戒

飲食一節孟子再下文說規食木以養指者之譬可見人之養身當養其貴此大者矣乃若飲食之人為飢渴所困只蓋壞足則必為人所輕而莫不關賤之矣蓋為其專養口腹之小体而失心志之大体自處于可賤之地故從而賤之也若使飲食之人得之則當食飲其所當飲不至以小害大以賤害貴則飲食于人得之則生不得則死乃躯命之所關皆止于尺寸之膚而已矣何可賤之有哉但養小体之人无有不失其大者此其所以為可賤耳蓋口腹雖所當養而心志必不可失善養心志者又只在辨礼義而已能辨礼義則是嗜臆不受至于萬鍾不取皆礼義有一定之見而生死不能移利害不能易矣不能辨礼義者安能養其心志哉

鈞是熹公都子問孟子說天下之大都是一般的形体肰咸稱為大人而為世所尊咸稱為小人而為世所鄙此何謂乎孟子答說大人小人之分惟在其所從違而已蓋吾人一身体有大小誠使一身舉動惟以大体為主而小体莫不聽命這所從從其大体從大体者以志帥氣而四肢自聽有所帶挈充其向往之念可以為聖為賢而人皆尚之是為大人矣若使此人來動一惟小体是狥而大体反不得主張這所從從其小体者心為形役而方寸之中全无所執持究其委靡之弊將至為禽為不肖而人皆輕賤之豈不為小人乎小人可不慎于決擇也哉

曰鈞節官是有分職的意思蔽于物這物字指声色說公都子又問孟子說人同此形体則宜同此運用乃有從其大体者從其小体者此何故也孟子答說大体小体之分惟在能思與不思之間而已耳如耳目之官各有所司耳司听目司視肰不能思其視听之理也惟不能思是以耳目之聰明或蔽于外至于声色感于外物則耳目亦現肰一物而已却以外面声色之物交接于此耳目之物為所引誘而去不難矣所以耳目謂之小体尚有心則至虚至灵專主物來皆能衬度是其官以思為職者也能專其職而物不能蔽矣一蔽其職而不能思耶不見听不聞則失其所听之理而物來蔽之矣得之得失惟係于心所以心謂之大体也這耳目與心豈受于有初之如同天之所以與我者无一不切于身但就中較量則惟心為大且誠能于物感未交之時先立其大使虚灵之本体是以為衆動之綱維則事无不思而心得其職耳雖未有所听所視之本已立非利之名不能奪吾明矣視听一率于心而聰明不蔽于物若此者乃所謂思得其職而為大人者也然衆之中伸萬物之止而称之為大人者以此而已矣有心失其職而求造于大人之域豈可得哉肰大固不可不先立其大而目耳亦不可不嚴其防蓋立本固可以應事而制外亦所以養中蔽必于淫声美色無立之使不接于耳目庶幾外者不入而所有者亦尚矣此又内外交修一道有志于為大人者不可不知

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為大若能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人也然此天之此善本多作此而趙註亦以此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此字於義為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輿卓立大極有物有則人於其間渺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

朱子曰元公先師曰苟卿以身目為天官心為天君之曰心有形之君也

孟子之言

天爵章○孟子見當時重勢位而輕道德因發此說人皆可以有天爵之爲尊而不知吾身之可貴者不能自保其天爵在我之爲貴有勢位之爲尊爲人所奪而得失難必于己稱之爲人爵者焉知何謂之天爵心之德愛而仁裁制爲義不慕爲忠无妄爲信篇此四德于身而安樂之有常于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樂音洛○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音邀○要求也修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至貴之理人人自足于己而无待于外者此其所欲爲無如但人多蔽于物欲未嘗反已而思是以惟見在人之貴爲可欲而不在己之貴爲可欲耳嘗知貴之在己者乃天爵自有之貴非良貴也趙孟爲晉国執政之卿能操爵以貴人者然能以爵與人而使之貴亦能奪之而使之賤蓋貴賤共屬皆趙孟之所得專非吾方之良貴人安得而賤之哉狀此欲貴者信不可不反求諸身矣

既醉節詩是大雅既醉之篇今逸善孟子引之說人之所貴非君已之良貴矣而良貴之可欲下倫見之詩繹既醉之篇有醉以酒既飽以德夫飽不出味而味存酒哉蓋言德與美于己義君子嘉其仁而行飽義而處則理義悅心而天下之至味在我矣若他人之膏粱入自食之于我何有焉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仁義既積于躬由是令聞廣譽施于四達復人声公而天下之至榮在我矣若他人之文繡人自衣之于我何加焉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大抵孟之貴不足貴矣人固有舍良貴而外慕者何其昧哉則知趙孟之貴亦不足貴矣人固有舍良貴而外慕者何其昧哉甚哉此章言勢分之貴尤與于己性分之貴不資于人欲人重內而輕外不可徇物而忘我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爲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爲眞不能勝是我之所爲有以深助亦終必亡而已矣言此人之心亦且以於不仁者也終必并與其所爲而亡之○○孟子趙氏曰言爲仁不至而不反諸已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荑音蹄稗蒲賣反夫音扶○荑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荑稗之熟猶仁之道不熟則反不如他道之有成是以爲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爲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彀古候反○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任平

者苛且豈不有慨于他道之有成哉孟子之意非以他道爲足尚蓋甚言爲仁之不可不熟也欲熟仁者又自收放心始放心不收而欲熟仁難矣

羿之章○志是期必彀是引弓至滿孟子說天下之事未有无法而可底于成者故善教者必有所據善學者必有所循不規之曲巧乎天下称善射者莫過于羿○之教人以射宜若有心得之巧乃其教之○法只是開弓引滿期至于彀率從他孝射者也只是開弓引滿期至于彀率○之外不能有異教弟子不能有異問也蓋彀率乃弓滿之限引滿而後可以命中此射者一定之法孝者安得而違之哉天下称良工者莫過于大匠大匠教人制器宜亦有独運之智矣乃其教之之法只是引規執矩使之爲方圓從他孝荒者也只是引規執矩孝之爲方圓規矩之外大匠不能別有所傳弟子不能別有所習也蓋規矩乃制器之則有則而後可成器此大匠一定之法孝者亦安得而違之哉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可知已是以堯舜禹相授受不過曰精一執中孔顏相授不過曰博文約禮曰精一曰博約此聖孝之彀率規矩也孝道

則必失之縱是禮重于食也任人復問說禮固可妹而妹色亦人之所好也不知色與禮二者又孰爲重乎屋廬子荅說好色雖人之所欲而色又賴禮以別其嫌无禮則必至于淫是禮重于色也設使任人欲淫其辨遂設難以問屋廬子說子謂禮重于食固也設使身當飢餓之際此時若拘于禮則必不能得食而受餓以死若不拘禮則可以得食而救飢以生當此軀命所關之時尚必以禮爭乎吾恐食可以无祀而生不可以滅性謂禮之重于食殆不然矣子謂禮重于色固也設使身處窮乏之中此時若拘親迎之禮則必不可以得妻而婚姻以廢不拘于親迎之禮則可以得妻而家室以完當此怨曠无聊之日尚必拘親迎乎吾恐婚禮可以不行而人倫不可以或廢謂禮之重于色殆不然矣屋廬子屈于其說不能對明日乃往鄒邑備述任人之言以告孟子孟子說禮之重于食色者理之常任人之所詰問者事之變于荅此問何難之有蓋事无常形而理則有定分惟以理折之則其辨不攻而自屈矣不揣二節揣是度量岑樓是樓之高銳如山者鉤是帶鉤孟子承上文說吾謂任人之問不難于荅者何以言之蓋理欲輕重本有一定之分故謂禮重而食色輕者乃據其大分而言也如任人之論則執其偏滕之說以較量一定之理而本末輕重將失其平矣下而且如岑樓至高寸木至卑爲從其根底而比較之也如不從下而揣度其根本雖說梢末比並其高低則舉方寸之木可升之于岑樓之上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舉食色而加于禮之上其高下之勢亦猶是也下是試金之質至重羽之質至輕爲其分劑適均而彷彿之也豈是說金不必多一鉤也爲重羽不必少一車也爲輕一鉤之金以抵一輿之羽則鉤金反輕輿羽反重矣取祀之常而自屈矣一齊食色之變其輕重不敵必何以異于是哉要之岑樓不以寸木

聲○任國名屋廬子色與禮孰重任人復問曰色連孟子爺子也禮重曰以禮食則饑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迎去聲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荅是也何有於如字○何有不難也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揣初委反○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金重於羽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鉤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羽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羽食色有重於禮者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突廻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突廻色重廻與迴同古字通用施智反○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啻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紾音軫摟音婁○紾戾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爲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

之加而損其高鉤金不以輿羽之多而損其重禮之本体亦非可以食色之變而改其慶君子性道其常而已

取食節孟子又承上說禮之重于食色犹之岑樓本高鉤金本重也而任人乃謂食色爲重禮爲輕其所以比較之者失其平矣蓋禮有輕重食色亦有輕重惟取禮與食色之並重者而比之乃見禮之爲重耳若飢死以滅性乃食之重者也侍禮而後食乃禮之輕者也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則食乃軀命生死所關其重于禮其矣豈但如任人所云食重而已哉不得妻而廢人倫乃色之重者也親迎而後婚乃禮之輕者也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則色乃居室人倫所係其重于禮亦甚急豈但如任人所云色重而已哉此正所謂不知高于岑樓鉤金反輕于羽者惟其比較之不偏故其重輕之懸絕耶豈可拘爲定論乎

往應節紾是捩轉臂膊用繩栓縛孟子又承上文說禮與食色其孰重者較之則輕重易差從其兼重者較之則定分自見不宜應任人說子以飢死爲滅性食固重矣肰兄亦礼之重也設使當飢餓之際紾縛兄之臂膊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于犯礼義忍于紾兄而奪之乎子以不要爲廢倫色固重矣肰兄以正相從尤礼之重也設使當踰墻之時踰東家墻而牽其處女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茂弃礼法強以踰墻而摟之乎吾知紾兄之臂則忍于惡逆不但不以礼貪矣摟人處子則忍于强暴不但不親迎矣此則重可飢餓而死必不可紾兄以得食可不得妻而廢倫必不可摟人處子以乱法犯之重于食色甚肰較著矣以此而應任人任人尚何說之可解哉大抵先王制礼不以防範人情維持世教有之則治无之則乱而得往自忝之徒無故詆而憚拘撿至有乞嗇不羞鑽穴不耻則礼妨之壞極矣此

膠程史傳即相如語

孟子于任人之辨而力折其妄爲世教慮至深遠矣

曹交二節○曹交是曹君之弟是時性道不明人皆高視聖賢以爲不可幾及而孟子每道性善必稱堯舜曹交疑之因問于孟子說聖人莫過于堯舜之爲聖疑若古今絶德非人之所能爲乎孟子答說堯舜雖與人同類何不可爲之有信有此理也曹交不喻爲字之意乃以形体自負說文開自古能爲堯舜者莫如周之文王商之成湯文王之長十尺湯之長九尺是有此非常之軀幹方有此非常之事功然則欲爲聖人必非強小者可能也今交九尺四寸以長比之不足比湯有餘似具聖人之体貌矣及揣己力量則但知食粟焉耳更无他長可以表見于世不其形而无其實交之有懼于湯文遠矣敢問如之何乃可以爲堯舜乎

孟子答說聖人所以爲聖不在形体之間于乃以尺寸長短較量湯文何有于此亦惟励爲之作聖之志反己自修去其不如湯文者就其如湯文者竭勉爲之在修爲不在形体者何哉觀人之勇力可知矣有人于此匹雛雖至輕也舉之而不能勝則爲无力之人矣今有人焉百鈞雖至重也而曰我能舉之而不难則爲有力之人矣人力之強弱惟辨于舉物之勝與不勝如此然則烏獲之力能舉千鈞者也使有能舉烏獲之任者不必其形体之相似而實力相當是亦今之烏獲而已矣若使能爲堯舜之事爲豈不即今之堯舜乎人乃謂堯舜之道非我之材力所能自爲是以不勝任爲患豈知力之不勝不足爲患在己以不勝爲患耳

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爲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何食粟而已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任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曹交

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任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曹交

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爲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何食粟而已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

曲礼庶人之孝也注云謂家鴨爲鶩

志宗之甲近而忘念之誠功虧一簣而九仞不爲斯乃聖狂之候判耶誠一爲之夫何不勝之足患哉

徐行節孟子承上文說人之不能爲堯舜皆其患固在于不肯盡堯舜豈難爲者哉今夫長者在前我徐行而讓於前這便是能敬長之礼叫做弟使長者在後我疾走而突出其前這便是不敬長之心叫做不弟夫徐行者不過于步趨之間耳先後之序豈有其高遠難行之事爲人所不能者哉惟其忽長幼之節是以忝事長之礼蓋自不肯爲耳豈知這孝弟之道近之即爲吾人卽能之良推之寔爲聖人盡性之事故舜先盡其道若至大而无以加然堯惟親睦九族而後有于章之化舜惟選賢而後有風動之休是堯舜之道亦只在孝弟而已矣孝弟之外別无事功雖堯舜豈得而加毫末于其間哉夫聖道不越于孝弟而孝弟惟在于徐行則欲爲堯舜者信乎其不難矣

以不勝爲患哉兆爲耳勝平聲○匹字本作奏武王有鷙鳥鷙鳥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爲鷙是也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上聲先去聲夫音扶○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爲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之行二行並去聲○

子服節孟子又承上說堯舜之道不外于孝弟明聖人聖不可學之意爲堯人豈必求之遠且難哉自吾一身而言衣服言動之微皆道之所在孝聖則學孝弟則狂在子之趨向何如耳子若服堯之服而非先聖之法服不敢服誦堯之言而非先聖之法言不敢言行堯之行而非先聖之法行不敢行如此則反身循理无一事不在規矩之中雖不必容貌如堯而衣冠言動都與堯相似是亦一堯而已子若服桀之服而從其說異之制誦桀之言而

從其邪僻之詞行禁之行而從其暴虐之事如此則悖理亂常左言妄善爲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鄙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一事不出于規矩之外雖不必容貌如禁而衣冠言動都無相似是亦一禁而已矣夫能爲堯則必能爲舜而出于堯則必入于桀爲聖爲狂惟在乎我子可不慎擇所從哉

交得二節書交聞孟子之言有感于心說道交始初只疑聖道難爲幸而得聞夫子之教乃知堯舜可學而至此一念求教之誠有不容自已者如得見于鄒君可以假借旅館以爲住居之所願暫留于此受業于夫子之門倘庶几得尽聞聖道之傳終成孝弟之志矣夫假館而後受業則其求道之不篤可知孟子乃從而語之說子欲假館受業意以道之雖知而求師于我也不知這個道理其于性分之內著于日用之常天下古今通然共由就與那大路一般豈有隱僻難知之理而待人指示者哉但人自迷于途病在不知所以求之耳子誠歸于家庭之間而求此道于事親敬長之際子臣之所謂孝弟者皆務身體而力行之則行止疾徐隨所寓而皆道衣冠言動隨所處而皆師不必身親授受而自師之資有餘矣豈必留此受業而後可以求道哉孟子此言雖爲曹交而發蓋孝弟不待外求堯舜可學而至寔萬世不易之論也

小弁章 ○高子是商人小弁是小雅篇名皆周幽王初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後得褒姒生伯服其愛愛之因黜申后而廢宜臼于是太子宜臼之師爲作此詩以述哀痛迫切之情因名其詩曰小弁小弁者憂愁不寧之貌也高子自是齊人公孫丑問于孟子說吾聞高子之說詩也以爲詩三百篇多仁人孝子之言惟小弁乃小人之詩也孟子問曰高子以小弁爲小人之詩其說云何公孫丑答說尚子謂詩之爲教溫柔敦厚故雖父母惡之勞而不怨今小弁處父子之間而爲怒怨之辭有哀痛迫切之情无溫厚和平之意此所以爲小人之詩也匪哉匪哉孟子說凡說詩者當會其意而不可泥其言固矣哉高叟之說詩也夫謂小弁爲怨則可謂怨爲小人則不可何者小弁乃怨其所當怨者也譬如有人于此越人關弓而射此人我雖知其殺人之不可然不過從旁談笑而開道之初无急迫之意此人他故哉以越人與我情分疏遠利害本不相關故因其疎而忘也如使其兄關弓而射此人則已惻然恐陷其兄于殺人之必向前垂涕泣而救止之不勝其遑遽之情矣此豈有他故哉以兄與我手足至親休戚本同一体故因其親而親之也今小弁處乃人倫之大變嫡立庶其將有亡國之禍正與其兄關弓而射的一般宜其憂愁怨慕哀痛迫切之至故其爲詩哀痛迫切幾動親心之感悟不至陷宗社于危亡正是垂涕泣而道之之意蓋親親之情不容自已者這親親之心乃至誠惻怛之念仁之發也未有小人而仁者而可謂小弁爲小人之詩乎泥其詞而不通其志此高叟之說詩所以爲固也

凱風二節凱風是国風衛詩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詩以自責其詩各曰凱風孟是激水之石公孫丑又問孟子說小弁之怨固是親親至于凱風之詩七子不得于其母親也何爲亦自刻責却不怨其親乎孟子答說人子之情本无親疎而父母之過即有大小凱風之母雖是有過然七子之責己貽母子家庭是過之小者也若小弁之父賊天性之過大而我漠然不痛痒之分禍且及于宗社是過之大者也使親之過大而子不怨是愈疎也使親之過小而子怨是不孝也故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

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于是宜臼之傅爲作此詩以敘其哀痛迫切之情也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關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扶○固謂執滯不通也爲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曰凱風何以不怨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

无所動其念不知吝嗟哀怨望之用遇賙親既絕我。又自絕于親已疏而益疏其薄于親甚矣于心何忍焉若使親之過小而我憤然有所迫于中遂即抵觸叫號繼之以怒就如以石激水已不能容乎石微激而遽怒其不可矣甚矣于心亦何忍焉以此見之愈疏是有忘親之心忘親不可謂之孝也此小弁所以怨也不可砭是无順親之心不能順親亦不可謂之孝也此凱風所以不怨也怨與不怨各有攸當惡可比而同之乎昔者孔子称舜大舜說舜其為天下之至孝矣年至五十猶怨慕其親而不忘舜至孝其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宋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愈也○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牼口莖反○宋姓牼名石丘地名曰先生將何之趙氏曰學士年長故謂之先生曰吾聞秦楚搆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說音

見秦楚之王而說以兵連禍結之害使之罷兵之知其不利而自受罪孟子因伸之說當今遊士之策皆以戰攻為尚先生獨于兵戈擾攘之時而以罷兵息民之說意在惜天下之安窮志誠大矣但說人國家之事者宜論道理不宜論利害今先生欲吾搆兵為不利則是以利為名而欲秦楚之王悅利是從也名號不正將恐利未必得而害已隨之矣

先生館孟子又告宋牼說吾謂先生之說秦楚不可以利為名者何哉利之所在衆之所趨有利則必有害也如使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說道罷兵息民乃国之利則秦楚之王必欣然悅于利而投戈釋甲以罷三軍之師三軍之士得免于鋒鏑死亡之憂其誰不樂是土卒亦樂罷而悅于不戰之利也利端一倡舉国之人皆應亡狀爭尊于利為人臣的懷而利之念以事君而无寔心盡忠者矣為人子的懷而利之念以事父而无寔心盡孝者矣為人弟的懷而利之念以事兄而无寔心敬長者矣君臣父子兄弟之間惟利是視竟不知有仁義皆弃去仁義懷利以相交接如此則見利必爭失利必怨親愛之心既忘篡弑之禍將起国不至于滅亡者未必有也夫利之說一行而其害至于若人之国先生欲以此為號而說秦楚之王不亦誤乎

仁義節孟子又告宋牼說先生所以說二國者既不可以利。爲名。則亦有仁義而已矣誠使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說道罷兵民非仁。伐國非義則秦楚之王必欣然悅于仁義而休兵止戈以罷三軍之師三軍之師得蒙休息生養之澤其誰不樂是王亦樂罷而悅于仁義之道也仁義一得弊國之人皆將戢戢然喜悅而爲仁義爲人臣的心存仁義以事君自謂臣哉之當盡非有所利而爲忠矣爲人子的心存仁義以事兄自謂弟道之當執非有所利而爲孝矣爲人弟的心存仁義以事兄自謂弟道之當執非有所利而爲恭矣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卽有仁義而不知有利是去利懷仁義以相交接也如此則豪倫式序上下交孰有尊君親上之風无懐迎襲犯之俗其不能興王業而王天下者未之有也先生欲說秦楚之王亦說之以仁義可也何必以利爲言哉大意罷兵欲以救。時之民因而孟子賤以仁義則以正萬世之人心論治道者宜知所擇焉

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樂音洛下同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悅之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去聲○此章言休兵息民爲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孟子居鄒

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平聲相去聲下同○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鄒國季任爲之居守出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今以幣交則不必報也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屋廬子卑賤之稱間去聲下同猶言去聲○言儲子但爲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耳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於

問曰三節書是周書洛誥篇以物奉上叫做享儀是禮意物是幣帛役志解作用字屋廬子問孟子說季子儲子同一幣交則宜同一往見也今夫子至任就往見季子不及至齊却不肯見儲子爲齊相不似季子攝守君位之尊故輕之而不見耶孟子答說君子交際之義只論道理不論名位我之不見儲子非以其爲相之故也然不見之書亦周書洛誥篇有云凡人敬享多上皆言禮意有餘若禮有餘而儀不足物不是雖幣帛交錯是儀

交這便叫做不亨惟其未嘗用志于亨故耳夫以物亨人事言之不亨者何蓋人必以恭敬之心將幣帛之物方可以成亨不用志于亨而徒致飾于幣帛之陳則有文无寔不成亨矣書所以論之不亨者蓋謂其也彼諸子徒以幣交而謂不得謂之成亨今我何爲而往見之耶

屋廬子喜屋廬子問孟子之言得其所以不見諸子之故在于禮儀之不足始知聖賢交際自有義理而不苟也遂致歎有悅于心誠人不曉其意以爲同一幣交如何有成亨不成亨之辨乃爾而問之屋廬子既之說道二子之幣交有成亨不成亨之異但見其所處之勢而可然矣當時季子爲君居宰死國政于其身若之何能無出境而遠涉越國見賢國誰與宗其不得之鄒者乃勢之所不能非心之所忍欲也若儲子則異乎是其官則齊相也主治有人既无屋廬子之責況平陸乃齊邑也相去甚近又几越國之勞可來而不來可以見而不見是其不之平陸乃心之所不欲非勢之所不能也夫季子不得之鄒則離以幣交而禮意已備此所以謂之成亨儲子得之平陸而不一至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物氏見其爲辭之而已此所以謂之不成亨也或人又何疑乎兒此而知爲君相者既不可无敬賢之禮亦不可无好賢之誠敬賢而不肯重況于簡賢弃礼者哉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淳于髡是齊之辨士名曰髡者寔是事功淳于子事齊无功而去乃訕之說道士君子處世只看出處兩端若以功名爲急益而汲汲以求後之這是志在于救民而爲人也若以名爲緩益而泄泄以從後之這是志在于私己而自爲也自爲與爲人也之間不容髮也故曰士君子之出處仁者之事也今夫子當路于齊位居三卿之中是已出而用世非爲自爲之時矣乃上不能致君下不能澤民

書問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享故也孟子釋書意如此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徐氏曰季子爲君居宰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爲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先後爲去聲○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爲先而爲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爲後而不爲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仁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惡趨並去聲○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湯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欲湯皆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爲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代之耳若湯初未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爲心也以取天下爲心豈聖人之心哉○程繆公之助公儀子爲政子

名寔未加于上下忽然致仕而去又不能終其爲人之忠心已兩无所成進退兩无所據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曉之說道子疑我去国爲未仁是徒泥去就之迹而不能深諒我之心也且以之亭居下位而不肯以我之賢下人之不肯者伯夷也不惡汙君而必事之不辭小官而必居之由上然與不同然其志意之所趨向則一而已矣所謂一者乃仁之所在也蓋清非忘世任非苟合隱身遠辱于埋之當然也固非有意于爲人而以名寔爲先可矣則去亦非有意于爲人而以名寔爲後要求合予此心之仁焉耳何必其行之尽同也乎

魯繆公一節公儀子名休子柳子思都是賢之賢者亭子髡又說道子說道賢者處世之迹固難尽同而其濟世之功寔惟取必昔者魯繆公之時以公儀休爲相而使之總理国政以子柳士思爲臣

而使之分理庶職此三人者皆當世所謂賢大夫而繆公用之宜其有扶衰撥亂之功有尊主庇民之効矣乃當時鄰國交侵疆宇日蹙魯之削弱滋甚以國勢衰微之際衆賢支持而不足如此乎賢者之無益於人國其去就未足爲重輕耶淳于髡此言蓋謂孟子即不去位未必能存益於齊也孟子答說賢人去留國之存亡係繫何可謂其無益昔百里奚初仕于虞虞公貪受晉賂不聽其言遂見執于晉與虢俱亡及其在秦穆公用之相與言聽計從遂霸西戎顯名天下夫以虞公一不用百里奚即至于滅亡而不救雖欲求如魯之削地不可得也然則魯之僅存于削而不亡者猶賴群賢維持之力也豈可謂賢者無益于人國乎

昔者節王豹是衛人淇是水名緜駒是齊人高唐是齊邑即今高唐州華周杞梁都是齊臣淳于髡又設詞以譏孟子說賢者之施爲難知而事功易見使其果有益于人國髡豈有不知者乎昔者衛人王豹善謳居于淇水之上河西之人凡近淇水而居者皆化之而善謳齊人緜駒善歌居于高唐之邑齊右之人凡近高唐而居者皆化之而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因夫死于戰鬬哭之而哀至于城爲之崩由是一國之中其俗皆變而善哭即此三事推之可見名實相須有才猷蘊蓄于內者必有功業顯著于外苟身爲其事可以自見其才而却無功業之可指則是內外不相符髡未嘗見有此人也看來當今之世定是無賢者若果有賢者生于其時其才猷自足以經世其功業自足以及民髡必知其人矣今既未見其人安望其有益于國哉淳于髡此言蓋譏孟子仕齊無功未得爲賢也豈知賢者所存固未易窺測者乎

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公儀子名休，爲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髡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爲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與，平聲。○百里奚事見前篇。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華，去聲。○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緜駒，齊人，善歌。高唐，齊

孔子節膰肉郊祭胙肉稅是脫去冠冕孟子因淳于髡譏己未得爲賢又曉之說道人謂事功可以觀人似以賢者爲易知不知賢者固未易測也蓋即孔子之事觀之昔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三月而魯國大治齊人聞而懼與因以女樂遺魯君魯之君相惑于声色果怠棄政事疎孔子而不用是時孔子已有去志但未即行耳適遇魯有郊祭孔子以大夫將祀必當有膰肉之頒父不頒及孔子于是孔子祭畢即行雖冠冕亦不暇脫其發然不肯少留如此當是時人之不知孔子者以爲膰肉甚微偶然遺漏如何便去其知孔子者以爲郊必致膰乃是待大夫之禮今竟遺棄慢如何不去此兩說者皆非深知孔子者也乃孔子之意以爲是我因受女樂而去則顯其君相之失說君无故而去則又非中處之宜故不以受女樂之大過去而以不賜膰肉之細故行使君相之罪既泯于无迹而在己之去亦不爲无辭其見幾既如此而其而用意又如此忠厚然則君子之所爲豈有出于常情擬議之外者或以爲去肉或以爲去无禮皆衆人淺陋之見曷能知君子微意之所存哉君子之不易知如此則孟子之所爲固非髡之所能識也乃以知賢自任而謂世无賢者是亦甚矣蓋是時游士說客皆挾其富强之術以干世主就功名而孟子獨以仁義之道與齊王言欲以攻其好勇好貨好色之疾所以言皆不合往齊不久而輒去也然終不肯顯言齊王之失正與孔子去魯同意淳于髡乃以爲未仁又以爲未賢豈知孟子者哉

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髡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爲賢也。

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稅，音脫。爲肉、爲無之爲，去聲。○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以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爲爲肉者，固不足道；以爲爲無禮，則亦未爲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

五霸章の孟子見世道浸衰王降而伯ヒ隆而戰国其勢將使先王紀綱法度蕩然泯滅无有存者故著其罪以徵惕之說道自古治世安民無莫有過于三王者三王既往五伯迭興雖不无扶衰撥亂之功然矯命雄行惟威力是尚王法從此壞矣此得罪于有道之世而爲三王之罪人也至于今之諸侯豈但不知有王法之可守所能識哉○尹氏曰尊于晃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甚言若是○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天子適諸侯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春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相之失又不歛爲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安樂去而以膰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爲豈晃之所能識哉○尹氏曰尊于晃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甚言若是○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天子適諸侯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春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

不免賢者放失而礼意不及惟用掊克聚斂之臣使之損下益上虧政而殃民如此是意兼利害違背于上帝者也能无威讓之令乎則切責其德危以示兵刑之義而有罪者罰諸侯莫不凜然爲懼矣天以巡狩一行而廢讓並帥其所以綱紀世道之具聯屬人心之機皆在于此所以爲三王之制也且以述職之事言之諸侯朝于天子本自有常期也使其如期而至所必有事矣設或一次不朝是慢上之漸也則貶其爵位以次而損其疆如或三次不朝是廢命之路也則削其土地以次而盡其地而巡狩六軍之衆往誅其人而更置賢者而守其国爲此述職之法亦與巡狩同一嚴也由此觀之三王之世礼樂征伐之权皆出自天子庶事者故天子但出令以討罪而不必親與伐国之師諸侯但以戒令而不敢違區伐罪之旅此体統名分所在由三王之世以來未之改也今五伯不用天子之命奉連與国之諸侯以征伐諸侯已者名雖爲伐實同于討竟非以臣而僭君以下而陵上法者矣我故說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

孟蘭節要云是時各來往載書是求神牲而將誓書用厭盛載于牛耳歃血是舍而于口以示不背盟誓的意思桐子是冊立的冊子是兼官曲防是曲爲隄防早則經泉專利涉則瀦水病鄰的意思遵是閉塞溝渠不能轉輸孟子說所謂今之諸侯罪人而法見之蓋五伯之事雖舍和公伯說會諸侯一匡天下最爲盛當時葵丘之會諸侯或集和公伯說會諸侯一匡天下最爲盛當時葵丘之會諸侯或集載書以與諸侯約誓更不消殺取其血以塗于口而所從從其義足以服人如此當時盟誓之詞其有五件第一件相

戒命說五刑之属雖多而罪莫大于不孝有明明以大義必誅无

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侵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趙岐音潮辟與闢同治去聲遵循也聚斂也讓責也蓋其地以賞之也若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掊音普口反克音刻○孟子曰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遵職之事

五霸相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

故以正制當世子既已制之矣命丁朝不得變更庶子讀謀更易以搖国本妻乃已正不得有所廢立用妾爲妻以乱嫡然此修身治家之事不可犯禁者一也第二件相戒命說賢才之生爲国損益必尊礼賢者而隆其体家養賢才者而尊賢者之心此祖子以彰顯有德之士使家無能自表見而益堅其效用之心也用賢治之資不可犯禁者二也第三件相戒命說大之幼者不可弄必慈愛之以懷弱四方之賓客行旅不可忽必善待之以示遠人加此則近悅遠來而人心悅服不可犯禁者三也其第四件相戒命說有所考士必選子德而不可世其官使各器至于冒濫百官之事但當有分職而不可有兼職使庶務至于曠弛欲舉用有總之士必察衆而務在得人欲誅伐有罪之大夫必告于朝而不可擅殺如此則權不下移而刑賞清明不可犯禁者四也其第五件相戒命說隣国有水旱之災當交相体恤无得興防水利使專于己而病于人隣国遇凶荒之歲當交相接濟无得閉遏糴販使我有餘彼不足至于国邑之土地人民皆當所命土朝无得專擅分封而不告天子如此則既有睦隣之仁又有尊王之義不可犯禁者五也戒命既畢又復丁寧之說凡我同盟之人自今日既盟之後當協力一心以尊于和好既欲請信修睦以爲隣国之交尤當協力一心以尊天子之命庶會盟爲不虛而和好可常繼矣夫五伯之禁嚴切如此宜乎諸侯世守勿失者今之諸侯皆務以合從連衡濟其巧詐之習不復尊信盟誓其和好之盟則犯此五禁恬狀不知有慙會矣其得罪于五伯不亦多乎我故說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長君節孟子承上文說所謂今之大夫爲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何以見之蓋諸侯之設五大夫謂世能輔之以正祀若君之過既已彰

不敢而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敖所洽反糴音狄好去聲○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莊而不殺置書加於牲上書明天子之禁禦立也已立世子不得壇易初命三事所以修身正家之要也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

皆不能犯顏敢諫却乃向意順從以助其失遣叫敖長君之惡此則過本在君而我爲之養助乃君嬖之小人其罪猶小或可免若君之過尚未萌動不能潛消默化却乃先意迎合以導其非遣叫敖逢君之惡此則君本无過而我爲之引誘乃陷險之奸人其罪其大不可容也今之大夫皆阿意順旨以逞其逢君之謀而毒国殃民使陷于危亡之禍設使諸侯能自覺悟必不能免未免相與說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岐集注戴之校注施刑當盡厚之政雖有五伯猶无所用其威今而況于諸侯與大夫乎世道日降之機良可慨矣

尊欲章○慎子是魯臣昔魯君欲使慎子爲將軍伐齊以取南陽孟子止之說云因君戰危事古人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猶且有素乃可以即戎皆平時訓練无方既不知坐作進退之法習於長長之義而一旦用之使之罹鋒陷陣掠地攻城其勢必至于敗是乃驅无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也不謂之殃民而何殃民之人乃聖王之所必誅而无赦者吾知其決不容于堯舜之世矣夫兵家勝敗誠不可知吾特以輕用其民爲不可耳然以理論之縱使子有克敵制勝之右但與齊人一戰即能拓土開疆遂有南陽之地此千里且猶不可而況于未必勝乎此齊之所必不當伐也慎子二節劾狀是麥急的模樣滑厘是慎子的名慎子謂孟子之言遂勃然有不說之色說道戰勝攻取乃爲將之奇功大所雅好今一戰勝齊遂有南陽夫子猶以爲不可則必如何而後可乎此滑厘之所不識也孟子聽之說我以戰勝爲不可者蓋論礼法不論事功也吾爲子明言之昔先王建邦設都各有定制故大子之都邑地方必是千里則賦稅所入可以供朝覲聘問之需是天子

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責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於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爲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長上聲○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逢君之惡也○林氏曰部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

所以待諸侯者取足于此耳苟不足于千乘則縱費有藝諸侯之燕享賜予皆足所出而王朝之禮廢矣此王畿一定之制未存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郎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此而其謬○魯欲使慎子為將軍慎子魯臣孟子曰不戒

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一戰勝

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有功如此且猶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有功如此且猶不可滑音骨○滑亂所不識也驩慎子名曰吾前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亦吾子所當收正也子未聞君子事君之道乎蓋君子之事君也積誠感動平時有輔養之功盡力維持隨事有箴規之益君不向道則務引于當道使事七合理而一毫非僻之事不行君不志七則務引之以志于仁使念七合理而一毫殘忍之念不作此所以君无失德臣无阿意而常保其国家也子誠能盡此道以事君勿以殃民為事勿以戰勝為功則无愧于君子事君之道矣盍子引若當道一言可為萬世人臣之法然孟子歷說齊梁之君而終不能挽之于王道可見尽忠補過固在于臣而尊賢樂善則係乎君尺主誠能虚心任人然後君子得行其志而治功可成矣

今之章句孟子見得戰国之時人臣惟務富強之術而其君皆信任之至蠶国殃民而不悟故歷述堯舜之說以啓迪之欲其向道志仁為先不當曲意逢迎以富国強民為事乃今之事君者何其謬也見其君樂于聚財則以貨進湯七狄自誇其能說我能為君開辟土地以尽地利充寔府庫以聚財貨這叫有辣才的在今日必以為良臣矣狄非暴征橫斂窮民之人何由得之是乃古之所謂民賊也何也君方拂民從欲不能向道不能志于仁而恒以黷貨為務是一桀而已乃又為之剋剥攘奪以富之是以禽獸暴謂之富桀可也矣君且益富則民日益貧必至于困苦无聊而已非民賊而何

我能為君與国是隣国孟子承上文說今之事君者見其君喜于用兵則以戰勝之說進揚七狄自誇其能說我能為君連合與国以壯声勢每戰必勝以啓動君意等有謀畧的在今日亦必以為良臣矣狄非與師動衆糜爛其民何由得之是亦古之所謂民賊也何也君方好大喜功不能向道不能志于仁而恒以黷貨為務是一桀而已乃又為之舉兵爭鬥以輔之是以威劫虐謂之輔桀可

也其俗則兼并攻奪非先王之美俗也若幸而今日之道而不能改今時之俗上下相安承敝襲陋則雖與之以天下而人心不暖根本不固有智力者又將起而奪之危亡之禍可立而待也安能以一朝居乎大富強之臣其无益于人国也如此而時君偏信獨任亦徒何哉欲保天下者必力行仁義以固結人心而後可。

白圭章◎白圭見得當時賦斂太重民力不堪故問于孟子說求不識夫二十分之中而取其一使上不妨于經費下不病于誅求之体立法者當有子以爲何如孟子若說爲国者當有公平正直之体立法者當有經常久遠之規故於一而稅乃堯舜以來所以治中国之道也如子二十取一之制則是貉之道而已以貉之道治中国之民必有窒碍难行者子之言何其陋哉。

萬室二節陶是燒造瓦器朝食叫做饔夕食叫做飧孟子既以白圭之論爲难行又詰問之說治国之必貢于賦就如用器之必資于陶也且如萬室之国生陶甚衆而但使一人燒造瓦器以供其用則將爲可乎白圭若說不可蓋用器既有萬家而制器乃止一人以有限之力而供无穷之用何以能足其勞有不可也夫一人之陶不足以供萬家則二十取一之賦不可治中国可以類推矣故孟子因其問而譬之說吾以子之道爲貉道者何哉蓋貉人之国地高氣寒五穀不能生長惟黍米一種耐寒而生物產甚薄既无以爲納貢之需且其居處无常制度未備无城郭宮室之營造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爲去聲辟與闢同鄉與向同下皆同○辟開墾也。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强戰是輔桀也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曰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白

无宗廟祭祀饗牲幣之禮无諸侯交際之幣飧饔牽之費食无百官有司之屬祿習俗如此其朴陋用度如此其省約故雖二十取一亦可充足有餘其此在夷狄則然豈可倒論中国今居二帝三王之地則可以行貉之道耳今居中国處冠裳文物之區有君臣祭祀交際之禮以綱紀人倫不可去也有百官有司之用君子不可无也今欲二十而取一則支接之礼儀尽廢是无君子矣如此則何以治国家乎如之何其可哉吾說子之所以者而譬之且如萬室之国一人陶則不足以供萬室之用器若使陶者多而供給者少則不可以爲国下陶知之矣況中国之大不止于萬室君子以教人倫不止如陶人之制器而已使国无君子則綱常何以扶植政教何以推行又豈可以爲国乎君子不可无則經用不可缺二十取一自不足用之事欲舍此二之法而從事于貉道幾何不胥中国而爲夷狄哉

欲輕節孟子又告白圭說中。国之地乃堯舜以來相傳之土宇則賦稅之法亦當從堯舜以來所定之章程故什一而稅上可以定国而下不至于病民此堯舜之道萬世无變人不得以私意而輕重之也。今欲更制立法以堯舜之道爲可損而欲輕之則不陶就則貉同道彼爲大貉而吾亦小貉矣以堯舜之道爲可損而欲重之則橫征暴斂而與雜同事彼爲大桀而吾亦小桀矣桀周不可爲貉亦豈可爲哉子當守堯舜之道以治中国之民可矣。

治水章◎白圭曾築堤繫水注之他国以除一時之患乃自誇功于孟子說古今称治水者必歸大禹肤禹之治水用力時最久今丹之治水惟防一築洚流即除不必四載之勤八年之

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白圭名丹周人十分而取其一分休民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僮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爲貉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音陌○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夫音扶○北方地寒不生黍穀黍早熟故生之饔飧以飲食饋客之禮也今居中国去人倫無

久也豈不勝于禹乎孟子斥之說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神禹之功萬世禹及而子自負其能欲加于神禹之上吾竊以爲過矣昔禹之治水豈嘗用其私智爲能乎亦豈嘗急于近功以隄防爲事乎蓋水有自然之性而不容强有必由之道而不可遏故禹惟因水之道順而治之或上流有所湮塞而不循其故道則因而爲之疏瀹或下流有所汎濫而不得歸于正道則因而爲之決排此蓋以水治水而不以己與之者也萬世而下稱其平成永賴之功而无服其行所无事之智者蓋以此耳今子經水而注之鄰國尚不知治水之道爲何如而顧自以爲功求勝禹不亦過乎是故一節壑是低窪受水之處孟子承上文說水性就下而海則地勢之在下者也禹惟順水之性故因勢而利導之雖千支萬派无不使之奔趨于海是以四海爲受水之處而各得其所歸所以水无逆行而民无墊溺也今吾子之治水隄防于此而灌注于彼是以鄰國爲受水之處而移禍于他邦雖暫免一國之患而人之遭其陷溺者多矣其視以海爲壑者不亦異乎蓋水性可順而不可逆逆之而壅之則汎濫四出浩洞无涯書所謂洚水者即堯舜之所謂洪水也洪水爲災則懷山襄陵下民昏墊是乃仁人之所深惡者今吾子以鄰國爲壑使洪水之害及于他邦其爲不仁甚矣禹之治水以導利子之治水以貽害乃又居以爲功求勝于禹豈不過哉彼白圭之在當時溝瀆之稅治水之功皆以私智邪說惑世誣民者故孟子辟而闢之則堯舜之道明神禹之功著矣故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

君子章◎亮是明理自信執是持守孟子說君子之于天下事灼然有定見而自信不疑則能亮確然有定守而特立不變則能執執則臨事有(?)當不能有成而惟亮則先事有主宰不能有執

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 因其辭以折之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爲之築隄壅而注之他國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 壑受水處 也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

此慭(?)事接物之準也若使所窮未到造詣未深道理不曾分明心体不曾透徹事到面前不免有影响之疑二三之惑方以爲可行又以爲可止非頹靡而不振則過執而不常豈能有所執持而成天下事乎信乎亮之不可无也然所謂亮者須要實見得是方能信理信心不然則亦硜硜之小信執一不通者耳此又不可不辨

魯欲章◎將魯君知正子之賢欲用之以執國政孟子聞之對門人說正子見用于魯是賢人得志之時吾道可行之会予喜之甚至于忘寐而不寐焉公孫丑乃問說人必有用世之全才然後可以當大任夫子喜正子之爲政必爲其才有是哉矣不知正子之爲人果强毅有爲可以擔當大事者乎孟子答說否强固彼之所短也丑又問正子果知慮有餘可以裁决大議者乎孟子答說否知慮亦彼之所短也丑又問正子果多聞博識可以燭理斷事者乎孟子答說否多聞識亦彼之所短也蓋三者皆當時之所尚而非正子之所長故公孫丑疑而歷問之然正子之賢自有超出乎三者而不聞于習俗之所尚者公孫丑蓋未之知也

然則四節公孫丑又問說今之爲政者皆以强力智慮多聞爲尚而樂正子皆无之夫子獨之喜而不寐何爲者哉孟子答說爲政者不以一材一藝爲長而以兼容並包爲度正子雖无赫然可見之材而其爲人則善人也故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則心誠好之不啻己出汲汲然惟恐求之弗得取之弗廣者此則正子之所長也公孫丑又問魯大國也執政重任也好善一節便足以治魯國乎孟子說善之出于己者有限而善之資于人者无窮爲政者患不能好善耳誠能好善則虚懷雅量足以容賢開誠布公可以盡益由是以天下之大理天下之事且綽綽乎治之而有餘况區區一魯國乎善之所以喜而不寐者以此。

所惡也吾子過矣 惡去聲○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惡平聲○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强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 知去聲○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 然則奚爲喜而不寐 丑問 曰其爲人也好善 好去聲下同 好善足乎 丑問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 夫苟

夫苟節孟子承上文說吾謂好善優于天下者爲何蓋善者天下之公理好善者天下之公心也苟能不蔽己之私而惟好人之善則虛而能受大而有容將見風声所播意氣所孚不但相識的人蓋愚忠告近處的人皆求覩所就是四海之內在千里之外的亦莫不感同氣之相求辛善言之所售皆不憚遠而來告我以善矣如是則强者效其力智者獻其謀多聞者程其能合天下之見聞資一國之治理而所處而不當乎所謂好善優乎天下者此也不好節訑訑是自是其智不嗜善言的模樣孟子又告公孫丑說天下之治非一人獨有餘自用則不足未有不樂善上不受善言而能成天下之治者也夫苟自恃其才不知好善乎時矜自尊大視天下人个个都不如我且好自称詡謂天下事件件无有不知道風声一傳則天下聞之必將私議說此人訑訑然自是其智不嗜善言却又自言天下之善我既已悉知之矣這樣的声音顏色人皆知其无受言之心非惟緘口不言抑且望風遠去是距絕善人于千里之外也夫君子小人相爲消長使直諒多聞之士自絕于千里之外而不肯來則讒諂面諛之徒必然阿意取容相繼而至矣讒諂面諛之人常在左右與之游處則所聞无善言所行无善行政事日非而衬乱將作矣求国之治何可得哉夫惟好善則有休休之應无訑訑之容有直諒多聞之賢无讒諂面諛之士善言唯進善行日修其于治天下何難之有此好善之優于天下而樂正子之爲政所以爲可喜也

陳子章◎陳子名臻孟子弟子就是仕于其國陳子問孟子說今之君子急于求仕苟且以就功名固不可然不仕无義但以隱爲高亦不可不知古之君子何如而後肯仕乎孟子答說君子之處世不必于仕亦不必于不仕只看道理何如遇際何以以其可就

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音扶下同○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爲難也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訑音移沲去聲○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爲消長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爲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其目在下迎之致敬以有禮

則就之固未嘗絕人而逃世其所就有三焉如其可去則去之亦不肯枉己以徇人其所去亦有三焉或所處之地不同或所遇之人不一故其去就之迹有不能一律者然非貪位去非好名然皆各盡其道而已此古之君子所以隨時處中而不失其正也迎之節孟子既明君子之去就有三乃歷敘以告陳子說道自古國君之于賢者其上則能用之其次能敬其下能養這三件礼有厚薄而君子所處以爲進退如使爲國君的有樂道忘勢之心有所以爲治之志其始事而已迎之之內致其敬恭尽其礼且虛懷以所之說道吾將採納其言見諸行事這是可與有爲之君其道大行之机也君子方决輔其長民擇時而事豈能不委身而就之使其言果得行義无可去則君子亦將久于其位或礼貌之致或雖未衰而言論之數陳終不見用則任賢不專求治不篤雖有礼交不過虛餉而已君子以道自重見幾而作豈得不潔身而去乎蓋道合則留不合則去君子之所以就此其一也其次節孟子又告陳子說君子得君而事言所計從固所深願然而不可必得也其次則在人君禮遇之間知其進見之始情意未孚雖未即采納其言見諸行事然優待之間內致其敬外隆其礼這個是愛賢礼士之君足以爲善之兆也君子豈得不欣然就之如使礼意之勤始終若替君子亦不輕去也及礼貌衰薄漸不如初是亦不可興有爲矣賢者豈可恋得不裵然而去之乎是君子以礼意之盛衰決吾身之進退君子之去就又其一也其下節孟子又告陳子說君子之以礼貌爲去就已非其爲道之本心然亦不可必得也又下一等的其君既不尊用又不能敬使賢者身處窮困朝夕之間俱不得食至于飢餓不能出門戶其饋賢之礼俱無也既而聞之乃始悔過說道賢者在吾國中乃窮到

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囿公仰視蜚鴈而後去之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

惟心爰氏小則當不時周給今吾大哲不能行其道使人
又不能從其言使隨事補益則已失待賢之禮矣乃至困窮
飢餓于予之土地是又不能盡賓之道吾之罪也子是致供饋
以周之矣君之于民固有樹德之義而又有此惻遇之言接
禮亦可受也然意猶未慊受九節哉薄可以免死而止再三固之
則有辭之餽不可以終絕是亦一說也然受止于免死則非義之
交不可苟留是亦一義也君子之去就又非其一乖合而觀之則
知行道者君子之本心禮賢者人君之盛節明君誠能任賢使能
各行其志使天下仕者皆願立于其朝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齊發章○孟子說天生聖賢所以維持世道不偶然也然窮
數屈伸存時往。有自困而亨者如舜以聖人之德畎畝之中
然側陋未揚之日嘗耕于歷山其發跡乃在于畎畝之中與之
堯則亦農夫而已傅說輔佐高宗成中興之業是商之良臣
時隱居傅岩親操版築是其舉用乃在版築之間何其賤邪
左右文王成開創之功是固賢相然當初身親渭濱釣叟
其舉用乃在魚鹽之中何其賤也這兩人是王者之佐使不遇高
宗文王則終身亦賢而已誰則知之管夷吾相桓公一匡天下
其始拘囚縲紲桓公釋之爲相固是舉舉于士師之中者孫叔敖
相楚能以伯然其始嘗隱海邊避亂于此之爲令尹是舉舉于海濱之
野者百里奚相秦而顯若然其初混跡市廛穆公救之牛山之下
而加之百姓之上是乃舉于市井之中者這三人是伯者之佐
不遇三君則終身罪廢而已都則都之美村古聖賢雖君相異位
王伯殊術然皆起于困窮孤賤之中則天意之所成蓋有在矣
故天節孟子承上文說舜之爲君傅說諸臣之爲相皆天所薦
以濟世安民者然皆起于困窮孤賤之中這是何爲蓋爲君爲相

其所受亦○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有節矣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說音悅○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爲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曾與增同○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爲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

是世間極大的責任必才全德備之人足以當之而非常衝艱難
更歷變故則无以成其德而達其才故天將以君相之任付
斯人則必先置之困窮之地內則苦其心志使不得晏安外則勞
其筋骨餓其體膚使不得安資生有行事則違拂其所爲使不得稱意這等
無用卑賤之人斯人孟良心多發于憂勤而氣稟每縛于佚樂經了這般
挫折則陽狀而自奮是所以鍊動其仁義礼智之心而使之
也受得這般貧苦則油然而无求足亦以堅忍其志色臭味之慾
而使之益定也又且磨鍊于人情閱歷于世故則聞見日廣智識
日生是又增益其才力之所不能而使之充裕也這等才全德備
之人出當天下之大任豈有不光明俊偉超出尋常者哉
人恒勤孟子承上文說自古聖賢莫非大被狀必由困窮而
興起況常人乎。夫人非聖賢孰能无過狀必先有過失乃能
省悟憔狀改前人情大抵狀也蓋事未有不慎其始而能善其終
者中人之性到那事勢窮蹙舊日失措的時候其心困而不
慮衝而不順思前算後却行不去大狀後悔過自新奮狀感發而
興起精神意氣都從那憤激中鼓動出來而平時怠惰之失
其能改矣事未有不始于微而成于著者中人之資到那事
著擡護不得的時節驗于人之色發于人之聲訊聚詢都畢不
得了狀後返所內煕諮狀微悟而通曉聰明智慧都從那隱蔽中
磨礱出來而昏昧之夫亦庶几其能改矣夫困心衡慮而作則雖
未必強徵色發聲而喻則雖愚必明其與聖賢之動心忍性增益
不能者其機一也。
人則節孟子承上文說善心每發于憂勤禍患常生于忽忽
後發憂慮入情爲狀就是治國之道也是如此若使爲人君者有

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衡與橫同○恒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至困於心橫於慮雖有所發於人之色聲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拂與弼同○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拂士輔弼之賢士也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樂音洛○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尹氏曰言

世臣大家識守其法度有忠臣賢士匡救其闕失則內有所恃而不敢縱肆有強大之敵國常畏其交通吞軼之謀而不敢生窺伺之意此國之所由與也若使人君內無法家拂士則必親諛而疎忘儆惕勞瘁見心志日荒政事日非而不自知亂亡之禍有不可勝言者矣是以明君能容切有之言聖世不忘憂危之戒豈有不亡者乎是以明君能容切有之言聖世不忘憂危之戒豈有不亡者乎萬世可以鑒矣

然後節孟子總結上文說好生惡死人之常情然但知安樂可以得生憂患足以致死今觀聖賢之成德申人之改過有時動心忍性困心衡慮之餘而國家之危困仆厄憂患之日然後知人之生全多出于憂患而其死亡多出于安樂此其明效大驗彰彰大著者也蓋人處憂患之中則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有恐懼修省之誠而无放肆邪侈之行故可以成身而以保國譬如多病的人怨情縱欲亦致死亡所以說生于憂患人處安樂之中則憂勤惕厲之意少故大則亡國小則喪身譬如壯盛的人怨情縱欲亦不至死亡之禍无死亡之衬矣有國家者宜三復于斯

教亦章○李者受教之地不同君子教人之法亦異故或與或不與或抑或揚无非因人而施朝子成就其爲教亦多術矣嫗能不教之爲教彼進之門得教之多術蓋人皆知教之爲教而未知不教之爲教彼進之門牆則于弟子有問則答有感則發這叫是教訓他乃亦有習于不善感于異端則君子亦有不以爲潔而拒絕之者是叫做不屑之教訓若使其人果能憤悱悔悟惕然省喚這也是我教誨他一般可見來而不拒者固教也拒而不納使有激而與者亦教也觀不屑之教之爲教而教之多術可知矣

卷終

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爲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脩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盡心章句上

盡心章○盡是完全无欠的意思孟子說人身方寸中有神明不測的叫做心心所具之理叫做性吾心至虛至靈渾涵萬理其體本无不全然非研窮事物識得吾心所具之理則理有未明即心有所蔽安能滿其本然之量乎若能盡其心而于神明之本體完全无欠少虧欠者必能知其性而于民彝物則之理融會貫通无所疑惑者也天天者理而已天以此賦于我已以此成于性本是一物合而无間的既知其性則心思智慮可以窮神識見玄微可以達化知吾性之仁與禮便知道天之元亨知吾性之義與智便知道天之利貞而於穆不已之命可以默悟潛孚矣豈有不能知者乎至于知天則物格知至而所以造其理者无餘編矣存其節養其善而不以夭壽貳其心修身以俟之而不以死生變其操所以事天而不以富貴易其守而不爲人欲所蔽所以立命而不爲事物之所動此又說君子之學以致知爲入門先必以淺近爲循序而深入之无常則操而存之使心常在于此事物之來循其自然而不涉于矯慢君子存養之功至此這是爲何蓋心爲天君性由天命是皆天之所付于我者其體之大如此其心我既能盡其性這是慢天襄天而非所以事之矣今自能操存其心是所以奉吾之天君而不敢違越順養此性是所以保吾天命而不敢失墜就如上帝臨汝日在左右一般豈非所以事天乎能事天則意誠心正而所以履其事者有全功矣

此書節或是疑愚后之說最易以感人而省察克治之功最難持久使讀見未融工夫有間于知天事天犹未爲至也誠知人生死猶晝夜之必然壽夭一短長皆造化之默制或妖或壽但脩吾之在我者以俟天命之所予而已不貳不二之謂誠存養之謂敬誠敬夾持表裏交養而不相離則此心之全體大用隨事隨物莫不各盡其道而天人一理矣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人又得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夭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

不貳者知天之至修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休不以人爲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己矣知天而不以夭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爲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爲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爲也○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舍上聲○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有道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爲仁由己而求則得舍則失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生民行險以徼命不保而一切歸咎于命不亦謬哉無益於得求則喪○孟子見人徇欲而忘理因曉之說道人情不能无慕於求則不能无貪求之念而不知物有所當求有所不當求不可不辨也今有物于此不求則已而求則得之不舍則已而舍則失之以求而得以不求而失是求之不劳而得之甚易也豈非求之有益于得者乎所以然者爲何以其求在我而已蓋仁義禮智皆吾性分中的道理自天賦之則爲降衷之良自我具之則爲懿德之好于我之自有者而自求之是乎已无待于外此所以隨求而隨得也求之有益于得人何惮而不求也哉○承上文說有物于此不可以妄求也而求之有道不可以必得也而得之有命道有所拘命有所限是求之徒切而得之甚難也豈非求之無益于得者乎所以然者爲何以其求在外而已益富貴利達皆吾身外之物也窮通之故在天而不在人于彼乎奪之權在人而不在我得之自外至我之自外下我本无所加損而我不能自致其得失此所以雖求而未必得也求之无益于得人本何劳于必求也哉天抵外慕事者則內視必輕戰国之士雖能乞靖亡不爲恥寧知有道德之當求義命當安也哉○萬物二節○這是孟子勉人盡性之意說道人生天地之間以形自視若甚微以道自視則其大益天下之物萬有不齊雖紛然散殊之中隨吾所遇參差酬酢如此則理與心融心與理洽天全而性得怡然有順適之体一物不具于性分之內渾然完備泰然包罗何常有分毫之或欠歉乎人惟不能反求其理无以兼体諸身見尚反之于身于我求則得之理具在吾心誠好之无一念不極其真純身誠体之无一事或待于勉強如此則理與心融心與理洽天全而性得怡然有順適之体

矣其孰能有大于此者乎

强恕節承上文說人能反身而誠則天理渾全而仁矣苟或未誠是猶有私意間隔天理尚未純也必勉加克己之功方行推己之術如己之所欲於人所惡也則勿以加于人强恕而行如此雖未即與仁爲一而私欲漸消天理復還去大公无我之度庶几不遠矣求仁之方其孰有近于此者乎要之理一而已在外則爲物在内則爲性實此此謂之誠統此謂之仁本同出而異名者也人惟心與理合而性分自无不全矣尚何有物我之殊妄勉之殊哉

行之喜(見理分明叫做喜洞晰精微叫做察孟子說道在天下本人之所共由宜人之所共知也而人每終于不知道者何哉欲自由之身自昧之耳今人日用之間出入作求所踐履者那一事不是道然徒行之而已而道所當然之理在于所行之中參則莊然不知其條貫此踐履之久性情形体所安便者那一事不是道然徒習熟而已而道所以然之故在于所習之内者則懵然莫察其端倪也夫不行无望其能著也既行矣而猶不察則終于不著矣此衆人之愚民所以自少至老終身由于斯道之中而不知斯道爲何物者此七然也自由而自昧之也不可嘆之甚哉要之百姓日用而不知此凡民之常无足怪也乃賢智者又往往求道于庸行之外務知人之所不必知則與不著不察相去能几何哉

(人不竟(孟子說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見善則遷知過能改所以其有恥也人若貪昧隱忍无這羞惡之心小則喪失廉隅大則敗壞名節以不有自待人亦以不肯憎之以下流自處人亦以下流惡之其爲可恥莫甚焉此人之不可以无恥也看能知无恥之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與於性分之内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樂音洛○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

而行求仁莫近焉(强上聲○强勉强也怨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强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其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怨則私不容而仁可得○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著者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趋之恥無恥矣)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爲機械之巧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爲甚大)爲機械變詐之巧者(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爲之術也)爲機械變詐之巧者無所用恥焉(爲機械變詐之巧者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爲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但用其愧恥之心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既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爲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孟子曰古之賢士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

可恥而内慊于心泰然明愧悟之機爾惟天人奮勉孜孜進德之心將見書紳是而日至過由是而日改終身无復有恥辱之累矣夫无恥由于有恥爾此人皆可自失其恥心而流爲小人之歸哉

恥之三節(恥是機械變詐之術)機變是妄誕孟子說當人立身行己道非一端而獨不可以无恥者何哉蓋惡之心人所固有存此則進于聖賢失此則入于禽獸貴賤係于人而心術識其大矣世間有一等奸險小人暗地害人機械深毒而良知多方欺世變詐百出而不窮似這等爲機械之事的其所爲之事皆人所深恥而不肯爲者彼方以智巧爲得計其于深恥之心若無所用之矣人而至于无所用恥則无耶

事已不能如人而是良心喪而悔悟之心可以行險僥倖默天罔人者安得不恥之哉更有何事可以如人者乎語之所繫有大焉者矣抵小人處心積慮皆極天下之至巧仕宦使人作其術而不喜若輕倍而誤用之則流毒滔滔不可勝言也但知夫機械之防爲世教之玷哉

古之賢(孟子說人君固當尊賢已士亦當自重今之君每自恃其勢位士多徇人之勢此上下所以不交也嘗考古之賢士蒙高富貴勢分无加矣而一念屈己下賢之誠唯知有道德之可貴不知有勢分之足恃也古賢士待士之尊如此若古賢士之自待何如无所好无所忘哉樂已之道而抱德義以自高高人之勢而視富貴如无有此則賢士所以自待者耳)者勢若相反而君臣各盡其道是以相成設王公内无尊賢之心而誠意不至如无尊賢之禮而儀節或疏則賢士之自重者必不肯枉已以求合融欲數七見之而不可得矣夫見且弗不得故況欲聘以爲臣使之委質爲臣已可得乎此所謂堯舜之道不行于天下也唯賢王方能盡賢士之高惟賢士方能成賢王之大此隆古泰交之盛所以不可及也論于此者

以矯當世上驕下諂之風亦以明己何以見諸侯之尊也
宋句二節◎宋是姓句踐名遊是遊說諸侯爲己展台家快樂无
求于人之意孟子與宋句踐說今列國策士无不喜奔趨遊談以干
世王公孟子亦好遊說吾告子以遊說之道夫遊說者貴言之
獲售往々以人之知與不知爲欣戚此非知遊者也々之遊也如
其言見信而人知之此心固囂々然自得也初不因人之知而還
爲喜如其言不見信而人不知之此心亦囂々然自得也初不因
人之不知而遂爲憂夫即足于已而寡得失于所遇无求于人而
任窮通于所遇則隨其所往无非順適之境此遊道則爲美矣
句踐如句踐問說得失之念人情所不能無也今曰囂々非大有
涵養之士不能故問何如斯可以至于囂々矣孟子答說所謂豈
已者非可以矯情飾貌爲之也以其足諸己而无待于外耳彼人
所得之善根于所性者叫做德其理有常尊也吾則恭敬奉持而
不敢忽所守之正各有所宜者叫做義其理本至樂也吾則欣慕
愛樂而不敢忘夫尊德則良貴在我見大人可以藐之而何羨乎
時位之榮樂義則真趣在我隨所寓可以安之而何計乎得喪之
迹審是而人知之可也人不知亦可也有不可以囂々者乎
故士節孟子又告宋句踐說人惟稱養之未盛是以感觸之易迁
誠能尊德樂義則何往而不宜哉故當其窮而在下身至困矣惟
能尊德樂義則操持堅定而可貞之守必不以貧賤而移己至于
失義而及其達而在上身既顯矣惟能尊德樂義則措注光明而
可行之道必不以富貴而搖己至于離道焉夫窮行吾義時士之所
以自愛其身也今能爲不失義則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而于生成
勵之大節果能全所守焉士于此乎不失己矣與道致治民之厚
望于士也今既達不離道則上不負君下不負民而蒼生仰望之

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言君當屈己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好語皆去聲○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趙氏曰囂囂自得無欲之貌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 樂音洛○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狥乎外物之誘矣 故士窮不

風心果能如所願焉民于是乎不失望矣窮達无往而不宜則此
身隨寓而自得而所謂人知之亦囂々人不知亦囂々者此也使
非有尊德樂義之心安得見諸行事之實如此哉
古之節孟子既告宋句踐以尊德樂義之實又舉古人以証之說
道古人之以道濟天下爲志者也當得志而有可爲之位則推此
道義于人而需大澤于黎庶身在廊廟而功在斯民也其或此志
未遂而无可致之權則修此德義于身而顯大名于當世身在畎
畝而聲在寰區也夫不得志而修身見于世則知古人之處窮非
棄己无補也位之所不在則斂斯道于吾身德自我尊義自我樂
以一身全民物之理而自世其可師矣不有以獨善其身乎得志
而澤加于民則知古人之處達非汲々于進也位之所在則推斯
道于天下德與天下共尊義與天下共樂以一身立民物之命而
四海皆度內矣不有以兼善天下乎夫窮達无往而不善是古之
人所以不失己不失望也士欲囂々可不以古人爲法哉
待文章◎孟子說善雖由教而入非因教而後有也在人之節勉
何如耳古今語教化之善者莫如周文王其時成人有德小子有
造人々之興起者誠淵々然其感矣然吾以爲秉彝之良人所固
有必待文王之教而後能奮發有爲是其氣稟之偏必矯揉而後
善習俗之染必變化而後新此乃凡民則然耳若夫豪傑之士求
來才智明敏既迥出于尋常志氣堅確又不屈于物欲使遇文王
在上固相忘于道化之中即不幸而不遇文王亦自有出類拔萃
之能无待于觀感薰陶之助豈待聞文王之風被文王之澤而後
能感發興起也此則惟豪傑之士能之耳豈可槩責之凡民哉然
豪傑之士雖不待教而與未嘗不應運而出使豪傑之生而不遇
聖王則亦何以自見其轉世長民之功哉。

失義達不離道 離力智反○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己言不失己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見音現○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己民不失望之實○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夫音扶○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知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知之資無物欲之蔽

附之章○附是增益韓魏是晉之世卿欲然是不自滿的意思孟子說人情之所易溺者莫如富貴少有所得而卽矜己誇人後世自滿者多矣有人于此官非卿士之素也家非有世祿之資也一旦乘韓魏之家而附益之忽然貴爲上卿富有百乘享此天望之福其快意宜何如者乃能自視欲然似不曾增益的一般見其驕盈之念慊滿之容這等的人見識高明物欲不能昏其志酒堅定勢利不能動其心舉世之所誇張羨慕者而視之如浮雲之如敝屣其中自有至貴至富者在矣其過人也不亦遠乎。以佚章○孟子說聖王在上而民無怨者非不役一人不殺一人而後有是也惟其有不忍傷民之心而已王者不忍疲民之力則使民本非所欲也而勢有不得不使者如播種乘屋之類何能不用民之力乎然役使之中有休養之利存焉這是以佚民之道使民也是民之服役者皆將曰上之勞我者所以安我也感養之美意雖身勤于事悅而忘其勞矣夫豈有怨其勞己者哉者不忍殘民之命則殺民本非所欲也而法有不得不殺者如害去惡之類何能不殺民之生乎然刑修之內有安全之意寓焉這是以生民之道殺民也是民之見殺者皆將曰上之殺我者本以生我也體安全之至情雖身陷于罪戾而忘其死矣豈有其害我者哉夫人情莫不好佚而惡勞好生而惡殺也而王者之殺之不怨惟其使之有道非妄使也殺之有道非妄殺也世使民以非時之役而驅之若牛羊威民以嚴峻之刑而刈之若菅使民勞不得息死非其罪如此而欲民之無怨得乎。霸者章○驩虞與歡娛二字同是感戴喜悅的意思皡皡是廣自得的模樣孟子說王霸之治教不同功效亦異但自其民觀之可見矣以霸者之民言之生聚于戰爭之餘休養于樵薪之下

爲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爲也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飲然則過人遠矣 飲音坎○附益也韓魏晋卿富家也飲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爲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爲其所當爲則雖咈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皡皡如也 皡胡老反○驩虞與歡娛同皡皡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爲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

煦煦之仁所施能化而其荷之以爲功治乚之惠所濟能化而其享之以爲利卽其歡忻鼓舞之狀恰似飢者之易食渴者之易飲一般有不勝其感悅之至者矣不可以彷彿其驩虞之情景乎乃若王者之民則異于是涵濡于道化之中游泳于太和之世耕食鑿飲無一民不遂其生而各樂其樂不知其樂之所從來也老終壯養無一民不被其澤而各利其利不知其利之所自出也此其廣博周徧之恩殆猶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一般存稽忽丁造化之內者矣不可以想見其皡皡之氣象乎蓋霸者有心以悅民故民悅之而效之所感者淺王者無心于得民故民忘之而化之所及者深此王道之異于霸功而論治者不可不審所尚也。殺之節肅是功承上文說王民皡皡之化所以異于驩虞者何以見之惟其有大公至正之體而刑戮治教一無所容心于其間耳民之所惡莫如死王者以刑糾萬民固有時而殺之矣而民之見殺者曾不以爲怨蓋天討有罪王者亦惟奉天意以殺之而已爲民除殘爲民去暴而非有意于作威也何怨之有民之所趨莫如利王者以政養萬民固有以利之矣而民之享其利者曾不以爲功德蓋天時有生王者亦惟順天時以布令而已分之固然導之樹畜而非有意于市恩也何庸之有至于民之去惡遷善莫如教化王者以教正萬民亦嘗導民以善矣而民之被其教者日遷于善曾不知誰之所爲蓋天降下民厥有恒性王者亦惟因性牖民使自得其本然之善而已民德日正民行日興而非有科條部令之可指也孰得而知其爲之者哉夫治出于上而不見其作爲之迹化成于下而莫得其感應之端所謂王民皡皡其氣象蓋如此豈霸者驩虞可同日而語哉。君子節承上文說王者之道其利政治教民皆無得而名則德業

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 此所謂皡皡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爲也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夫音扶○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卽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擧一世而甄陶

之盛邑可以勢言哉盖王者以一身統理天下凡政教所施就如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綴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爲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爲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長上聲下同○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爲仁義也○**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行去聲○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盖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

之而已耳上有善政則愛養禔節之念可以致閭閻之充足民富而國用足不過得民財而已乃若善教所感則德禮之隆淪有以固結乎民心自輸誠以戴上而不忍忘矣豈止得財而已乎夫畏迫乎法愛起乎心苟至乎愛而畏不足言矣得心爲本得財爲末善政節承上文說政教皆爲治者之所不廢乃謂善政不如善教爲何益得民之有淺深也上有善政則紀綱禁令之施可以納斯民于軌物法立而不敢犯不過得民畏而已乃若善教所施則德禮之敦迪可以感發其善念自同心以向道而不忍違矣豈止畏之而已耳上有善政則愛養禔節之念可以致閭閻之充足民富而國用足不過得民財而已乃若善教所感則德禮之隆淪有以固結乎民心自輸誠以戴上而不忍忘矣豈止得財而已乎夫畏迫乎法愛起乎心苟至乎愛而畏不足言矣得心爲本得財爲末善政節承上文說政教皆爲治者之所不廢乃謂善政不如善教爲何益得民之有淺深也上有善政則紀綱禁令之施可以納斯民于軌物法立而不敢犯不過得民畏而已乃若善教所施則德禮之敦迪可以感發其善念自同心以向道而不忍違矣豈止畏之而已耳上有善政則愛養禔節之念可以致閭閻之充足民富而國用足不過得民財而已乃若善教所感則德禮之隆淪有以固結乎民心自輸誠以戴上而不忍忘矣豈止得財而已乎夫畏迫乎法愛起乎心苟至乎愛而畏不足言矣得心爲本得財爲末善政節承上文說政教皆爲治者之所不廢乃謂善政不如善教爲何益得民之有淺深也上有善政則紀綱禁令之施可以納斯民于軌物法立而不敢犯不過得民畏而已乃若善教所施則德禮之敦迪可以感發其善念自同心以向道而不忍違矣豈止

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長上聲下同○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爲仁義也○**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行去聲○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盖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孟子曰無爲其所**

吾性之仁也以後提之敬推之天下無一人不同此敬仁同所以爲吾性之義也使非出于吾性之仁義何以能達之天下也哉夫觀仁義之理不出于愛敬之間則知道率于性无不同也觀愛敬之道不出于知能之良則知性原于天无不善也其致疑于性善之說亦獨何哉。

舜之章◎孟子說聖人居處之迹雖與人同受善之誠則與人異嘗觀大舜當側陋未揚耕于歷山居在深山之中朝夕所與處者不過山中之木石而已性來所交接者不過山中之鹿豕而已以迹觀之其不同于深山之野人者能有几何此睟聖心之善充有善惡無固不見其大異于人耳及至人有善言一得聞于耳人有善行一得接于目但見理與心會感而遂通心與理融融之自應嘖嘖藹藹行其感通神速就與江河破決一般其沛然就下之勢一瀉千里孰得而阻遏之也哉益聖心之善已渾全于无感之先故從善之機即時應于有感之際至此乃見大舜所以爲聖出于尋常焉耳而非野人之所能及深山之迹豈得而獨之哉。

無爲章◎孟子說立人之道不外于心而制心之功莫要于義今人于不義之事恥之而不爲不欲就无是羞惡之心乎但私意一起而不能以禮義制之于是爲所不爲欲所不欲者多矣誠能于應事之際覺得此心羞惡而不肯爲即止之而勿爲不要昧了這一念不爲之眞心于意念之萌竟得此心羞惡而不願欲即止之而勿欲不要昧了這一念不欲之眞心如此則羞惡之良心已全而義不可勝用矣人道不盡于此乎蓋无爲所不爲則所爲皆義而事七无歉于心无欲所不欲則所欲皆義而念七无惡于志立人之道豈復有餘事哉所以說如此而已矣人豈可自失其良心而陷于不義哉。

人之章◎孟子說人情每快志于安樂而佛意于困窮不知困窮乃成德之地也故不聰明內含而德性中有警敏之靈可以燭事理于未然叫做德慧技能外運而心術中有机智之巧可以善事理之當然這叫做術智人之有此德慧術智者非優游安佚者能然也多因遭患難涉憂虞德慧以困衡而生術智由磨練而出大率從疢疾中來耳何以驗其然也且如爲臣盡忠爲子盡孝理之常也獨有那孤遠之臣忠不得自效于君庶孽之子情不得自達于親這是臣子之有疢疾的此等之人其操心則朝乾夕惕一念不敢自寧其慮患則左隄右防一事不敢少忽雖是經過這等樣危苦所以戰兢之中精明煥發人情自尔其周知懇至之久檢柙備完世故自尔其習熟此所以事理无不達而德慧術智所由成也疢疾之有益于人如此處憂患者豈可失意于變故之際而不思其爲進德之地哉

有事章◎孟子說人臣事君人品不同事業亦異約而言之大略有四等有一等事君的人方其未得君之時固不勝其患得之心矣及得君而事之其終日圖維者專在容悅一事上着力或君之所爲不善則曲意阿御雖陷于有過亦所弗顧計或君之所欲未形則先意逢迎雖置君于惡亦所弗顧但知爲容悅之資全身保祿而已其于君德之成敗國事之興亂憂不窕心此特鄙夫之事妾婦之道而已有臣若此將焉用之大臣之品此其最下者也

有安節孟子又說容悅之臣固无足言矣又有一等安社稷的忠謀國之念甚于謀身其心之高緯者惟以安社稷爲事如君爲社稷之主則纖悠斜譎務使主德无缺而保国祚于荣昌民爲社稷之依則廣弱狀頌務使民志不摇而莫那基于鞏固以一身係安危之寄而劳怨不辞以一身當利害之衝而險阻不避所謂乃

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李氏曰有所不爲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爲所不爲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知去聲疢丑亦反○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疢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能也

深故達孤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疢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阿徇以爲容逢迎以爲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是欲功名若己之大臣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去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惟聖者能之○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

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己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何如哉。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樂音洛下同○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為樂也。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分去聲○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睟音粹見音現盎烏浪反○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驗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睟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益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

知者是君子遍知事理而言之聖人所行者皆任道之地而无待于外其所樂皆性分之真今以其所樂言之同此有三件雖君臨萬國富有四海然為天下之王這等榮寵樂亦不在此三者之中焉三者云何父母吾之自出兄弟吾之同氣是人之至親也父母俱存兄弟既全此人之深願不易得者幸而得之則上可以遂孝養之志下可以盡友于之情家庭之間快樂無比此所謂志于道德則功名不足以累其心者人品之高又在其上矣。

有大節孟子又說天民欲以道濟天下而不免輕量于出處之間是猶有意于正人也等而上之又有所謂大人焉大人之德上而正其君不必正己而德感化神乃自極感人主之非心自格君德遂必形之謀議出身觀克盡而精誠感乎人主之非心自格君德遂无不正矣下而正其民不必申之禁令而表儀既樹而風聲鼓舞蒸黎之耳目感新民行遂无不正矣此則功在社稷而無計安社稷之跡道濟天下而无意必行藏之迹所謂大而化之者也臣道至此始无復有加焉者矣其人臣之止品乎由此章之言而觀之人臣之品不但容悅小人與君子不同即社稷臣以上皆天民大人亦有此三等人主必明以辨之使賢好不至于混淆斷以決之使所舍不搖于疑貳君正莫不正而社稷有磐石之固矣。

三樂三節○孟子說人倘自一物以上皆不能无喜好之念而至

于王天下。則其樂宜無以加矣乃若君子之樂隨寓而安雖所在皆任適之地而无待于外其所樂皆性分之真今以其所樂言之同此有三件雖君臨萬國富有四海然為天下之王這等榮寵樂亦不在此三者之中焉三者云何父母吾之自出兄弟吾之同氣是人之至親也父母俱存兄弟既全此人之深願不易得者幸而得之則上可以遂孝養之志下可以盡友于之情家庭之間快樂無比此所謂志于道德則功名不足以累其心者人品之高又在其上矣。

有大節孟子又說天民欲以道濟天下而不免輕量于出處之間是猶有意于正人也等而上之又有所謂大人焉大人之德上而正其君不必正己而德感化神乃自極感人主之非心自格君德遂必形之謀議出身觀克盡而精誠感乎人主之非心自格君德遂无不正矣下而正其民不必申之禁令而表儀既樹而風聲鼓舞蒸黎之耳目感新民行遂无不正矣此則功在社稷而無計安社稷之跡道濟天下而无意必行藏之迹所謂大而化之者也臣道至此始无復有加焉者矣其人臣之止品乎由此章之言而觀之人臣之品不但容悅小人與君子不同即社稷臣以上皆天民大人亦有此三等人主必明以辨之使賢好不至于混淆斷以決之使所舍不搖于疑貳君正莫不正而社稷有磐石之固矣。

三樂三節○孟子說人倘自一物以上皆不能无喜好之念而至

位行道者所必資也誠使所統之地不止于一隅而幅員極其遠所治之民不止于一邑而生聚極其衆多夫地廣則政教之所及者弘民衆則德澤之所施者博君子苟欲得大國而治之則此固其心之所甚願不啻上謂之廣是猶有分土也民謂之衆是猶有分民也君子于此但欲之而已而其大道爲公之志將必能之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也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辟去聲下同大他蓋反○己歸謂己之所歸餘見前篇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衣去聲○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豚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孟子曰易其田疇深其耕耨易去聲○疇治也耨鋤也治之田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

而吾性之全體不因之而少變也使子得而加損則亦外物而非吾性之本然矣人可不反而求之吾心也哉

所性節畧是溫和意是豐滿孟子承上文說君子所性之定分不以窮達而有加損矣乃所性之蘊蓄何如德之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此四德者人所同具之性也但衆人爲氣拘物欲而失之既淮君子氣稟一于清明物欲不能間隔故于仁義禮智之四德渾全而无所虧欠堅定而不可動搖已補恨于心矣于是誠中形外生色睟然可見其生色于面貌則清明潤澤睟然示人以可親四德之光輝也其生色于肩背則豐厚盈溢盎然示人以可象一四德之充滿也以言乎施于四體則動靜妙于一心舞蹈由于自得固有不言而自曉其意者一四德之發越也蓋內之所積者極其盛故外之所發皆不容掩君子所性之蘊有如此天之所與我者本如是其全備也豈窮達之所能加損哉然則自辟紂節○仁人是有德望之人孟子說人君爲政莫不欲人之歸我也然未有仁政而能致其來者以文王之事觀之當時商紂无道橋弄黎老伯夷辟紂之亂隱于北海之濱居焉及聞文王起爲西伯行是勃然而興說道吾何不歸來乎吾聞西伯善政施仁善于養者吾身庶几有所托矣乃自東海而來就其養焉太公天下之仁人也一聞文王養老之政皆相率來歸善政之感人如此若使今之諸侯亦有善行養老之政如文王者出焉則天下之仁人如伯夷太公者必將望之以爲己歸矣已肯舍之而他往乎胡則人君不患人

幾字彙堅漢切精也

○五畝 梁惠王上注一一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田中不妨有木 ○一畝百步十引又見上篇尾谷注益皆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

裁則下之供上也難矣又必除掊克之政使得輕減其征輸務令夫寬恤之意可焉夫田疇易則地利之所穫甚豐稅斂薄則租稅之所供有限以力本自盡之民家給而人足安肯不供以奉已所謂開財之源者如此。

食之節孟子承上說易田疇薄稅斂既已開財之源矣然財貨之流則奢侈易生又不可右以節之也夫民不能无食苟食不以則財耗于口腹之欲矣于是制爲法令凡民間所以資生者不特饔食有節而已一切冗食以賤財者皆在所必禁焉民不能无用苟用不以禮則財耗于不經之費矣于是定爲章程凡民間所以制用者不特尊卑有等而已一切黜用以廢財者皆在所必省焉夫食以時則生殖滋蕃用以禮則經費有制由是東阜之利以益而益饒富厚之資以節縮而益裕將有取之不窮用之不竭財則已可勝用乎此則因民生日用之常施撙節愛養之術所謂節財之流者又如此。

民非節承上文說人君務不節用使民富而財足則厚生之政成矣民德不由此而可正乎彼民賴水火以生非此則无以爲生活之資其于日用甚切宜名私所有而不相假借矣然當昏暮的時候叩人之門戶以求水火隨求隨與无或吝嗇者此何故哉蓋水火乃天地間至足之物取之无盡用之不竭故有求而必應然至于民待菽粟以爲命就如水火一般均之不可一旦无者而求之未必肯與由上之人無導利惠民之政耳惟聖人治天下既重農輕賦以開財之源又因時制用以節財之流能使百姓每家皆有菽粟既足其所積菽粟之多就如水火一般樣至足无者可求有者可與此所以天下无不富之民而財不可勝用矣夫菽粟既

如水火則仁不可勝用矣。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此言仁政之未應而已。

五畝節孟子承上文說文王所以致仁人之來歸者固以其善養老矣其養老之政何如蓋田里樹畜之事乃衣食所自出也文王治岐每夫授以五畝之宅耶于牆下隙地種植桑麻使婦人蠶織以供養蓋之事于是絲綿有所出而七十之老者足以衣帛而矣二家之中使之各畜五个母雞二个母彘孳生以時无失其字之候于是肉食有所出而七十之老者足以食肉而飽矣又夫授以百畝之田使壯者深耕易耨盡力于農畝于是穀粟有而八口之家皆可以仰事俯育无飢餓之患矣夫文王治岐之政如此已所以善于養老而伯夷太公皆聞風而來歸也

所謂節孟子承上文說由文王治岐之政觀之則當時伯夷太公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夫豈家給而人益哉亦惟因其自然之利而教導之如百畝之田五畝之宅此田里定制也文王爲民區畫而已至于桑豶豚此樹畜常事也文王教民墾植而已以少事長以承尊家庭常禮也文王導其妻子使各修其養老之職而已天養老而使家七得備其物人人得盡其情則老者豈有不得其所者也蓋人年至五十非衣帛不暖身不得煖年至七十非食肉則腹不能飽不煖不飽叫做凍餒而老者有不得其所矣文王之民其老者皆得衣帛食肉而无凍餒之患者正以其因天下之利教天下之民率天下之民養天下之老此養老之政所以爲善而伯夷太公皆以之爲歸也有志于行仁政者可不法文王哉。

易其疇易是耕種時是耕熟的田孟子說明王治天下只有教養兩端而已易其疇薄是耕種時是耕熟的田孟子說明王治天下只有教養兩端而已易其疇薄稅斂薄此養民之政也養而不教則民陷于不義教而不養則民困于不生文王之政兼教養而言故曰易其疇薄稅斂薄此養民之政也文王之民生之厚生之政言之田疇乃天業者多矣必驅游惰之民使各盡力于南畝无妨乎耕耨之時

用也勝音升○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焉於虔反○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夢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爲水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滿溢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蹠盜蹠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

如水火則菽粟足而民義生教化行而習俗美民皆菽粟有恩以相接秩秩有禮以相與同歸于仁厚之域而成其雍熙之世矣豈有自民弗類而爲不仁者乎夫以仁民之化必自足民始之治大下者何可不加意于愛養之政也哉

登東山◎東山在今兗州府曲阜縣太山即東岳在今泰安州地勢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爲義者又學者所方孟子說道莫大于聖人聖莫盛于孔子之道尚矣小其地位既高則觀下益小其地位既卑則觀上益大言語形容故自其身之所處而言在魯國則爲魯國之一人就如登東山之巔下瞰魯國凡四封遠近皆在指顧之中而魯國自大其爲大矣在天下則爲天下之一人就如登太山之巔下瞰寰宇舉九州疆界皆在俯視之中而天下自失其爲大矣夫大而至于小天下則小魯又不足言益其所處既高則觀下益小其地位既卑也惟其地位如此故大見于聖道之大其小者都不足觀矣觀于海者難爲水遊于聖門者難爲言觀于海尼百川之水皆可以爲水惟看了滄海親覩其汪洋浩瀚之勢則百川之水不過其支流餘派舉不足以深顧稱矣豈不惟于爲水乎夫游于聖門尼百家之言皆可以爲言也惟得入宮墻親聆其廣大精微之訓則百家之言不過其餘談緒論舉不足以美富稱矣豈不難于爲言乎孔子之道其大如此

觀水有術◎觀水節攔是水勢湍急處容光是罅隙通明處孟子之意說孔子之道觀之太山滄海固可以見其大矣然豈无爲之本者哉今夫水行乎地必源頭深遠方能起得波瀾故觀水自有方法惟于波流潔廻水勢猛急之處觀之則知狂瀾之滔天乃源泉之混混者所出也日月麗乎天必體用明朗方能布得光采故觀日月者亦有方法惟于些小空隙光明必照之處觀之則知普照之无遺乃真明之不息者所出也然則孔子之道所流原于敦化即水之由源而達委也光輝根于篤恭即日月之由明而生光也其大而化之者何以異于此哉。

流水節攔盈是充滿科是低窪去處蒙上文說聖人之道固大而亦本矣欲學聖人者豈一蹴能至哉彼流水之爲物以大海爲歸者也然未能遽至于海也必須停注坑坎之中盈滿于此而後可流通于彼若積水尚淺未至于盈科則坎止不行有難以至海之進必以漸如此況君子之志于道將以大聖爲歸者也豈可以漸而後至乎故必和順發爲英華光輝出于萬殊有這等美然後可以爲上達之基荀章美未宣則必造諸未至也而聖道之高不可及者何以爲從入之階文采未著則必充養未深也而聖道之大而有本者何以爲會通之地若曰聖道不必成章而後達則是流水不必盈科而後行也邑有是理也哉然則有志于聖道者信不可无循序漸進之功矣循序漸進不但下學工夫聖人莫不皆然作聖者所宜寃心哉、

雞鳴一節◎舜勉之意蹠是盜蹠孟子分別聖狂之幾說道舜人品善惡者不當于其身爲之者而當于其意念之萌試以舜與蹠觀之舜爲千古之大聖其善非一端之可盡矣然于此當雞鳴之時事物未交從此時起身夜氣清明良心不昧這一念自朝至暮都只在天理上充一念不在于爲善如此之善念我亦此善念是即舜之徒矣邑必每事盡善而後謂之舜乎蹠爲千古之大盜其惡亦非一端之可盡矣然使有人于此當雞鳴之時事物未交從此時起身夜氣清明良心不昧這一念自朝至暮都只在人欲上充一念不在于爲利如此之人雖未能遽至于蹠而充此利心是即蹠之徒矣邑必衆惡皆歸而後謂之蹠乎。

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爲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惟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著則不中矣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惡爲皆去聲○賊害也爲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爲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鬬而不知閉戶同室有盜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爲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耳嗟呂與叔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何○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爲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爲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爲善

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

爲我之爲去聲○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爲我者僅足於爲我而已不及爲人也或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

放上聲○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

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人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錘

新安陳氏曰安排看以私意揣度之而不須其自然也

欲知節承上文說舜之與蹠人品相去大壞矣而爲舜則蹠都從雞鳴之一念始狀則欲知舜蹠之所以分其初豈有他哉惟在利與善之間而已蓋人心不爲善即爲利本有相乘之机而出于善即入于利定在几微之際故一念向善便是舜不過從人天理一路上來其始之異乎蹠者原只毫末之間而已使移此爲善之心而爲利安知其不遂爲蹠乎一念趨利便是蹠不過從人欲一路上來其始之異乎舜者原只毫末之間而已使移此爲

說爲我而已充其爲我之心雖使他枝落一毛之微而可以利濟天下之人他亦將愛惜而不肯爲況所損有不止于一毛者彼已肯爲之哉蓋有見于義无見于仁其執于爲我之一偏如此○墨子節墨子姓墨名翟摩頂放踵是摩頂直至足根吃受辛苦的意思承上文說世有墨子者无私已之蔽而專愛物之見其意但欲一視同仁而不復問其親疎惟知兼愛而已充其兼愛之心雖自頂至踵勞苦一身之筋骨而可以利濟天下之生靈彼亦將无所吝惜而憺然爲之況其害未至于摩放者又何事不可爲也哉蓋有見于仁无見于義其執于兼愛之一偏如此○子莫節子莫是古之賢人承上文說楊子爲我墨子兼愛論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

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辟讀作譬軔音刃與仞同○八尺曰仞言譬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爲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仁不如莞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爲半塗而廢自棄前功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來濟其貪欲之私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惡平聲○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僞者亦遍舊說久假不歸即爲真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

子之徇人蛇中如此似乎近于道矣然道无定形率无定在必隨時變易與世推移當爲我而爲我當爲人而爲人乃所謂權也本于莫以不楊不墨之中而不知隨時權變爲中則楊子執爲我一墨子執兼愛之一而不莫所執者乃二者中間之一均之昧于通變之方其爲執一一而已矣惡足以語于時中之道哉。

孟子節承上文說子莫之執中无以異于楊墨之執一矣乃執之所以可惡者何哉蓋楊子爲我似義而却害于仁墨子兼愛似仁而却害于義子莫執中似中而却害于权持其一偏之兌害于時中之道斯爲可惡耳然其害道何如吾儒時中之道一理渾然應曲當于變萬化頭緒甚多非一端所能盡也今舉一爲我而一兼愛而義之一端盡廢矣舉一執中而一權之一端盡廢矣所得小所失多害道孰大于是此其所以爲可惡也知異端之可惡學者可无反正之功哉。

飢者童○甘是嗜好的意思孟子見世之厭貧賤而慕富貴者往往陷溺其心故借口腹以明心志說道飲食于人本有正味惟是飢者得食已雖不甘亦將以爲甘美而嗜之无厭是豈可甘而甘能得飲食之正味乎良由口腹爲飢渴所迫而急于飲食故精粗美惡皆有所不暇擇而失其正味耳則飢渴之害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哉人心有正理猶飲食有正味也惟以貧賤之汲汲其心則富有不當得者亦將貪之以爲利貴所不當得者亦將貪之以爲榮不暇擇而失其正理亦猶飢渴之甘于飲食不復知有正味矣。

人能飢承上文說貧賤之害口腹可見貧賤者人心之凡渴也以貧賤而動心是以飢渴之害爲心害也有功烈如彼其卑也○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

霸

輔氏曰云介與界限之界同 大全

交說舜之與蹠人品相去大遠矣而爲舜則舜爲蹠鳴之一念始狀則欲知舜蹠之所以分其初豈有他善之間而已蓋人心不爲善則爲利本有相乘之機人之于利寔在几微之際故一念向善便是舜不過從來其始之異乎蹠者原只毫末之間而已使移此爲利利安知其不遂爲蹠乎一念趨利便是蹠不過從其始之異乎舜者原只毫末之間而已使移此爲善又安知其不遂爲舜承理欲善之意厘聖狂判于千

皇○楊子姓楊名朱取是僅能殺的意思孟子欲辟異端而正道說道之所貴者中也之所貴者權聖人所以仁至義盡與時偕行者此也彼異端之學何其紛亡予今世有楊子者獻世務之勞而專主于愛身之說其意但知有一身而不知有天下能殺爲我而已充其爲我之心雖使他拔落一毛之微而可以利濟天下之人他亦將愛惜而不肯爲況所損有不止于一毛者彼芒背爲之哉蓋有見于義无見于仁其執于爲我之一偏如此。

墨子節墨子姓墨名翟摩頂放踵是極摩頭頂直至足根吃受辛苦的意思承上文說世有墨子者无私已之弊而專主于兼愛之一偏如此。

子莫魯之賢人承上文說楊子爲我墨子兼愛固各倚于一偏而胥失其中矣有子莫者矯楊墨之失而執中于二者之間非不爲我也而不至如楊子之絕物非不兼愛也而不至如墨子之無父蓋有見于仁无見于義其執中于義而不兼愛也。

已○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口腹爲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爲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介有分辨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辟讀作譬軔音刃與仞同○八尺曰仞言譬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爲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仁不如老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爲半塗而廢自棄前功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爲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惡平聲○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僞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即爲真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公孫丑曰子不

陳合集注云大傳云七尺曰仞按周公謂召公曰仞勸之仞七尺孔氏以八尺爲是 大全

霸

于仰祿而爲欲富之圖時平歲也安于困窮不激幸于榮名而爲欲貴之詩歌有飢渴之憂不能爲吾心之害是其識見高明超然于流俗之外持守堅定挺然于亭榑之中希聖希賢有不難致者尚何以不及人爲可憂哉學者宜深省于斯焉。

柳下章②介是介然有分辨的意思孟子說人情和則易至于流古有柳下惠者人皆稱其爲聖之和宜其同流合汙混然无別矣然其與人雖无分于尔我而義利之介限甚明君官雖无擇于榮辱而志趣之操持甚固觀其進也進不隱賢必以其道是其身出則道在必行灼然定見有非三公之位所能移者矣其退也則遺佚不怨厄窮不憫是其道屈則身在必隱確然定分有非三公之勢所能奪者矣蓋可貴可賤而不肯少踰禮義之閑可富可貧而不肯貶生平之節其介如此比其和之所以不可及也徒知其和而不知其介豈善觀柳下惠者哉。

有爲章②掘井是穿地爲井八尺爲軔孟子勉人爲學當要其成說道天下之人不貴于有爲而貴于有成有人于此或有志于聖賢之道德而請學窮理或有志于帝王之事功而励精治其初銳然有爲就如掘井的一般蓋李不徒勤心以至道爲極井不徒掘必以得泉爲期設使掘井至九軔之深已將有及泉之漸矣乃未及泉而遂止則力怠于垂成而井實之无用將李九軔之功而盡廢之矣豈非自弃其井者乎然則爲學者始勤而終怠進銳而退速其歸于无成與弃井者何以異哉。

堯舜章①②性是天性生成身是從身上做起三之字俱指道說孟子說帝降而王王降而霸此世道汙隆之机也而心術誠僞間實不能无辨焉以堯舜而言純粹至善之理得諸天者其完其知生知其行安行不二修習而從容于仁義之中這是純乎天不

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爲不順義理也餘見前篇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

與與平聲。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就大於是。素餐士丹反○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

間以人自狄而狄性之者也以湯武而言反身修德之功修諸人者也乃知則學知行則利行足事勉强務踐履乎仁義之實這是盡乎人求合乎天勉狄而狄身之者也至若五霸既不能率乎其性又不能體之于身所爲在于僭攘而卽假仁之名以濟其貪饕這是次此成裘以而寔不狄所謂假之者也狄使譬假其名而亟反之寔優爲自知其非可異云改圖也卽爲祖虛名爲固有之物取公道爲掩襲之私譬如借物于人而久占于己終不肯還與主人的一般則始飾詐以欺人心固皆爲其所罔終焉就迷以自欺已亦不自知其眞有矣鎗酸已深而覺悟无日亟可以入于堯舜狄武之道此可見帝王之道雖有性勉之分狄其爲誠則一也五霸則一于僞而不自反矣有志治道者可不嚴其辨哉。

公孫丑問①②押是智見不順是行事不循道理桐乃成湯葬處公孫丑問于孟子說道伊尹嘗說我于桐王有師保之責今桐王甲不明義理我誠不忍智見其所爲之事而漫狄不加救正也乃放太甲于桐使他處狄悔過之幕側應乎感啥吳思可望省改于時民皆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輕廢乎伊尹自桐迎歸反政于亳于時民又大悅謂其能積誠以格君心固伊尹之事君也議放遷而无傷于君臣之義與孟子答或人臣事君有經有權之意。○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丁念反○墊齊王之子也上同。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孟子曰尚志。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爲農工商賈之業則高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

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惡平聲。○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爲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固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爲也。○孟子曰仲子不義與

也已能逆子路殺
字素音○素食是无功食祿公孫丑謂子孟子說段干木泄柳
不素食今君子志之士不肯无事而空食也以此看來君子必
居位而有功方可因其功而受祿今不事君而空食也以此看來君子
居位而有功方可因其功而受祿今不事君而空食也以此看來君子必
則何謂子素餐之說乎孟子答說子以君子不在其位爲无功而
食不知君子尊王庇民之功正不待居位而後著也蓋君子居是
國也言論足以經邦表儀足以範俗即使爲君者能所用其言而
道得行于上則富謀嘉猷可以定社稷之大計邦基以固
充而既安且富也必得其位必得其名而既尊且榮也然非
理之位而集思廣益即非君以多福之休功不少矣即使爲子弟
者能從服其教而道得行于下則先知先覺可以開一世之蒙
入則孝出則弟而天倫以敦物忠不欺信无妄而民性以復也
未任治教之責而端蒙樹則導固人以型行之風功不細矣夫上
焉有功于君則食君之祿不爲素餐今君子爲王卿有功于民則尊民之奉不
爲泰詩人所稱不素餐今君子說有大于君子哉。
全王子一節○王子垫者是名問于孟子說天下之人上
自公卿大夫下自農工商賈皆有當爲之事惟士居于其間既无
官守又无生理不知何所事而孟子答說士固未嘗有事然亦未
嘗无事公卿大夫之事既非士所當爲農工商賈之事又非士所
暇爲士之事在于尚志而已居畎畝之中而以聖賢之李爲
處草莽之賤而以帝王之事功日期以必獨善。兼善天下。者此志豈心使是爲士者之事也豈得以无事
之哉。
何謂簡王子垫又問說大各有志而士獨尚志其志云何孟子答
說士之所志著在功名富貴之謂也惟仁義兩端而已這仁義之
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
孝也。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
信其大者。奚可哉。舍音捨食音嗣○仲子。陳
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
但小廉耳其於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
信其大節而遂以爲賢哉。○桃應問曰舜
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桃應
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爲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皐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
在。孟子曰。執之而已矣。言皐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舜非以爲真有此事也。
然則舜如之何。桃應問也。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
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
天下。蹝音徙訢昕欣同樂音洛○蹝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
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
爲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爲尊爲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爲大蓋其所
以爲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
處之○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
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

說道天下之事處常易而處變難且如舜爲天子皐陶爲士師設
使瞽瞍犯法而殺人皐陶將如何以處之若恐舜離愛父之情
私恩害天下之公皐陶雖執法不可以刑辟加天子之父舜雖
愛之間如何斯爲善處之術也孟子答說法不行不足以示公
不執不足以示公今皐陶既爲士師之官則當守士師之法使
瞽瞍而殺人惟皐陶之心惟知執法而已豈知有天子哉使舜
子之父則廢天下之公皐陶必不肯也。

〔賦則一節桃應又問說皐陶固以執法爲正矣然舜爲天子
子尊之極其父與孟子說夫舜惡得以已意禁之乎蓋使法自我
禁自我行可也今皐陶所執之法乃傳于天討而奉爲无私之命
沿于古帝而守爲不易之典豈有所傳受而非可以私意增減
舜雖以天子之命安得而廢天下之公哉。

舜如二節疑是桃應又問說舜子瞽瞍若禁皐陶之執法
固有所不行若听皐陶執法心必有所不忍當此兩難時舜何以
爲曲全之術也孟子說舜大孝人也惟其愛親之心但知有父而
不知有天下視棄天下之大猶如弃敝蹝之輕其心以爲即
上不可以私而撓公犬海之濱或可避難而遵養必且窃負
而逃遵循海濱而處以爲全親之計承顏順志不但苟免
終身訢欣快樂而忘其有天下矣若然既不枉士師之法又
父子之恩舜之心如此而已可見人臣以執法爲官守即天
父且不敢有而況其下者乎人子以愛親爲天性即天下
不敢顧而況其小者乎學者誠得舜皐之用心而引伸觸類以求
之則天下无難處之事矣。

自范節⑥范是齊邑即今東昌府范縣孟子嘗自范邑往赴齊国

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
子與夫音扶與平聲○范齊邑居謂所處之
勢也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
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
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孟子曰貴
張敬夫
鄒志
云
張敬夫
鄒志
定
戚文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
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
乎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睟然見於面
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曾子之
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喜君也何其
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呼去聲○
垤澤宋城
門名也孟子又
引此事爲證。○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

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食音嗣畜許六反○
交接也畜養也獸謂
犬馬之屬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將猶奉也詩曰
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
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此言當時諸侯
之待賢者特以
幣帛爲恭敬而無
其實也拘留也。○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
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
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
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
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
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程子
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
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爲人須
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

中途適遇齊王之子望見其形容氣體大異于人乃嘆狀
之氣體本同而居養各異惟其居處在尊貴之地則神氣爲所移
易而精彩自覺其榮揚惟其奉養有豐厚之資則形體爲所移
而容貌自覺其充盛夫氣體雖與人異而血氣丁父母猶夫人也其形
矣哉彼王子者其氣體雖與人異而血氣丁父母猶夫人也其形
體雖與人異而受形于父母猶夫人也本其有生之初都只是人
子而已豈其在齊民之中另是父母所生而自爲一類乎。
王子二節承上文說凡人治居必有宮室乘載必有車馬衣服
有衣裳此日用之常而王子之宮室車馬衣服雖與人異
狀其所以自奉者大要只是這模樣其不同于人者幾何乃氣
若彼其過異者特以其所居地位爲國君之貴試所居既尊則所
養自厚其氣體不求異于人而自與人不同耳大王子所居只是
勢分之尊犹能移人氣象如此況仁也者統括四端包涵萬善而
天下之實居也使君子居之其氣象不尤異乎吾知以之宅
心遏日休而浩然之氣自充塞于兩間以之居身則身安德潤
於門心遏日休而浩然之氣自充塞于兩間以之居身則身安德潤
於門
於字
睟然之光自宣著于四體豈但如王子僅以氣體而異乎人哉。
是呼
魯君宅是宋國城門的名孟子又說吾謂居能移氣觀之魯
護傳
君之事又有可信者焉昔者魯君曾往宋國當暮夜之時城門已
呼來
閉魯君親自呼于垤澤之門守門者說吾君无境外之交不曾出
於垤
城此呼門者非吾君也何其聲音與我君相似也夫魯君暗
澤非
守者疑其似宋君此豈有他故哉蓋魯宋均千乘之國二君
因門
侯之尊惟地處比隣故聲音之相似此守者所以不能无疑
閉而
居能移氣此固其明徵矣彼王子之異于人何足怪哉然則
呼更
居廣居而能涵養德性變化氣質益可信其必肖矣。
詩之
食而飽⑥孟子見當時諸侯好賢而无實以致賢者多不樂就乃

傲動之說道人君待士固不可无交際之文尤不可无愛敬之寔誠知悅賢而不能養无貴于悅也而享以大烹優以厚祿是知所以食之矣既食之則當知所愛之使或食而弗愛但有庖饌之惠殊无親厚之情這就如養犬豕的一般徒能喂飼而已豈有賢士當交之以道者而可交之如犬豕乎哉知食而弗愛非所以當交之以恩意體之以腹心是知所以愛之矣既愛之則當敬之使或愛而弗敬但有親昵之意而无禮貌之加這就如畜禽獸的一般徒能怜憫而已豈有賢士當接之以祉者而可畜之若禽獸乎哉要之人君待士本无豕交獸畜之心而愛敬少疎斯不能无蔑賢弃禮之失甚言食而不可不愛已而不可不敬也。

恭敬二節將是執泰拘是進留承上文說人君待賢食而不愛已而不恭敬也。

愛已而不可不敬矣肰所謂恭敬豈徒幣帛交錯止乎備祀而已乎蓋恭敬雖因幣帛而將非因幣帛而後有也當幣帛未陳之時已先有此恭敬之念恭敬之念存乎中而後幣帛之禮將于外是幣帛者禮之文而恭敬者乃祀之實也設使徒以幣帛爲恭敬修飾于繁文而濶畧于誠意恭敬而無是是亦豕交獸畜之類耳君子仕于人國視禮意之誠否以爲去留者也國君既无敬士之誠則君子必當見幾而作豈能懸空名以羈留 王世之賢士設虛位以拘係天下之豪傑哉肰則有志于留賢者慎无使儀不及物可也是時列國者候惟知厚幣以招士而不知有待士之誠幸惟知幣帛之爲豕殊不知有自重之節故孟子儆之如此。

形色章 ◎形是形體卽耳目手足之類色是形体能運用處如耳聽目視手持足行之類踐是踐着道理行的意思孟子說人之生氣凝聚而爲形色有是形卽有是色人皆以爲形色具而卽可以爲人矣肰自視耳所必有聰明之襲手持足行必

有恭重之則推之起居言動莫不各有自肰之理存焉壁乃所以玉室乎與形而爲玉精至神之天性也人惟不能盡其性以體踐其形而无愧無怍是以形體雖具不過無知之軀而已未可謂之踐形也惟是聖人氣稟極其清明物欲不能掩蔽乃能于大之所賦于我者全盡而无虧之所受于天者充滿而无歉待乎視聽則聰明之理能踐焉待乎持行則恭重之理能踐焉以至起居言動无不各盡其理此所以耳目手足不爲虛生而四肢百骸皆有着落也非聖人孰能踐形矣哉說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欲盡人道者不可不以聖人爲法齊宣王◎昔者齊宣王以人子爲父母持喪必滿三年則左右之人不能力救其年月屢入子之情悰先王之制甚矣公孫丑不能仗義失改期會之說三年之喪不行已久今君短而爲期豈不謬也而不知孟子是在齊卿位是在齊大臣公孫丑亦輕示立論矣孟子聞而責之說子之事親從兄之事親從兄之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不可短此見之曾子曰親在不敢致千欲短喪而子謂爲期勝于已是无異有振轉其兄之臂而縛之者其不弟甚矣子乃從容勸解說緩從你緩不可太傷姑且從七而緩可也夫弟之于兄猶子之于父猶无可緩之理況齊王爲君乎爲父乎說齊王而緩喪子惟當啟以二年之愛罔極之恩則彼孝親之念油肰而生自知喪之不可短矣何可爲期年之說耶徐七少間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說乃謂大莫之喪而自不爲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有如時雨化之者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有其生母花蘤未嫡母而不取終其喪者上下之傳爲請于齊王之喪既卽位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

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朞之喪猶愈於已乎已猶止也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紾之恐反○紾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强之也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大功九月功五月何如也爲去聲○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爲請於

此者是即非即孟子驗之說土子之論與無後之事不同七子生吾顏以四海之養極子猶母之尊情固无窮而分則有限雖欲終三年之喪而不可得故當此情理變通之際權以一月一日當一日自處當以下在數之中胡氏之說為是

趙岐曰君子之教人如天地之生物各因其材而篤焉

楊遵之杜節甫章之淺率輔氏

孟子曰君子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所以教之也

君子之教人此時而得雨以潤之便暢茂條達而不可遏這叫做如時雨化之功君子通其變將得之妙而成變之由是觀之師本之生裁培已至而應感之神無所不在矣

君子因其德而造就之酌其過不及其不及德性可以漸幸其過德器這叫做成德此又君子之一教也其次養雖未充而天資純粹德性可以明敏才識可以權充君子因其材而誘進之矯其偏使歸于中正之路而已又有一等人師非專學偶因一言之頃使之領悟其疑解其惑此雖未至終日與之答問就其問而啓之以發其端使之自得之而大有所益又有一等人居不同地生不同時但邇其覺人之餘休傳世之澤而私淑諸人也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

幾音機

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

孔子之於顏曾是也有成德者有達財者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再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有答問者所問而答之若孔孟有私淑艾者艾音乂○私之於樊遲萬章也有私淑艾者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海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元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

幾音機

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

魯君節一頁解下至二葉錯簡

曾君聘垤澤是宋国城門的名孟子又說季謂居能移氣視之善君之一事又有可信者焉昔者魯君曾往宋国當暮夜之時城門已閉魯君親自呼于垤澤之門守門者說吾君无境外之交不曾出城此呼門者非吾君也何其声音與我君相似也夫魯君呼門宋者疑其似宋君此邑邑他族誠恐魯宋約于乘之国二君皆諸侯之尊惟地位之既同故声音之相似此守者所以不能无疑也居能移氣此固其明徵矣波于子之異于人何足怪哉狀則君子居廣居而能涵容德性變化氣質益可信其必狀矣

食而飽孟子見當時諸侯好賢而无實以致賢者多不樂就乃歎動之一說道人君待士固不可无交際之文然不可无愛敬之實誠知悅賢而不能尊无貴于悅也而享以大烹優以原祿是知所以食之矣既食之則當知所愛之使或食而弗愛但有庖餼之惠殊无親厚之情這就如養犬豕的一般徒能喂飼之而已豈有賢士當接之以禮者而可畜之以獸的一般徒能怜愛之而已豈有賢士當接之以禮者而可畜之若禽獸乎哉要之人君待士本无豕交獸畜之心而愛敬少疎慢

不為拙射變其穀率為去聲穀古候反率音律○穀率彎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踊躍而出也因上文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踊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畢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可參能顯默不能藏○孟子曰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未聞以道殉乎人

而

不能无譏實弃礼之失甚言食而不可不愛也而不可不敬也。
恭敬二節將是就奉持是轟倣承上文說人君待賢食而不可不
愛也而不可不敬矣脫所謂恭敬豈徒幣帛文鐵止予備礼而已
乎蓋恭敬雖因幣帛而睹非因幣帛而後有也當幣帛未陳之時
已先有此恭敬之念存于中而後幣帛之礼將于外是幣帛者礼之文而恭敬者礼之實也設使徒以幣帛為恭敬修
飾于繁文而濁喪于誠意恭敬而无實是亦豕交獸畜之類耳君子仕于人国視礼意之誠否以為去留者也国君說无敬士之誠
則君子必當見幾而作邑能感容吾以繩留當世之賢士設虛位
以揖緜天下之豪傑說脫則有志于留賢者慎无使儀不及物而
也是時列国諸侯惟知厚幣以招士而不知有待士之誠尤惟知
幣聘之為荣殊不知有自重之節故孟子儆之如此

形色章形是形体如耳目手足之類色是形体能運用處如耳能
听目能視手持足行之類踐是踐着道理行的意思孟子說人之
有生氣凝聚而為形色具而即可以為人矣然目視耳听必有聰明之理存焉使乃所
形色雖具而聰明物欲不能擺脫乃能于天之所賦子我者全尽而无虧
缺其清明物欲不能擺脫乃能于天之所賦子我者全尽而无虧
必有恭重之則推之起居言動莫不各有自然之理存焉使乃所
我之所受于天者尤瑶而无瑕時平視听則聰明之理能踐焉時
以生安乎衆形而為至精至粹之天性聖人憐能尽其性是以
形色雖具不過血肉之軀而已未可謂之踐形也能是聖人氣禀
雖其清明物欲不能擺脫乃能于天之所賦子我者全尽而无虧
缺其清明物欲不能擺脫乃能于天之所賦子我者全尽而无虧
必有恭重之則推之起居言動莫不各有自然之理存焉使乃所
以生安乎衆形而為至精至粹之天性聖人憐能尽其性是以
形色雖具不過血肉之軀而已未可謂之踐形也能是聖人氣禀
有生氣凝聚而為形色具而即可以為人矣然目視耳听必有聰明之理存焉使乃所
形色具而即可以為人矣然目視耳听必有聰明之理存焉使乃所
必有恭重之則推之起居言動莫不各有自然之理存焉使乃所
以生安乎衆形而為至精至粹之天性聖人憐能尽其性是以
形色雖具不過血肉之軀而已未可謂之踐形也能是聖人氣禀
有生氣凝聚而為形色具而即可以為人矣然目視耳听必有聰明之理存焉使乃所
形色章形是形体如耳目手足之類色是形体能運用處如耳能
听目能視手持足行之類踐是踐着道理行的意思孟子說人之
有生氣凝聚而為形色具而即可以為人矣然目視耳听必有聰明之理存焉使乃所
形色章形是形体如耳目手足之類色是形体能運用處如耳能
听目能視手持足行之類踐是踐着道理行的意思孟子說人之

為也邑可與王子之事例論哉蓋王子欲伸其情于分之外而王乃欲殺其情于制之中此正无三年之愛于父母而我所謂當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為仁也轉矣

有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飯扶晚反歠昌悅反緦息孔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齒決嚙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豈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于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盡心章句下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及其子弟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惠自內及外不石之禍由疏遠親○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

類是已此外一日萬幾雖未嘗不加之意而政教之大綱不與存焉即堯舜之智亦有所不暇周耳況智不如堯舜者乎曰如天曰好生古今稱至仁者亦至堯舜而極耿邑能人人而徧愛之哉其所急者亦惟親賢是務如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為已憂是已此外百工庶職雖未嘗不加之意而皆冀之庫寄不與存焉即堯舜之仁亦有所不暇及耳況仁不如堯舜者乎欲知仁知之要務誠不可不以堯舜為法哉

不能節察是詳審放飯是縱意吃飯流歠是長飲无節齒次是以齒齧斷乾肉承上文說親堯舜之所急則知各有所有所當務矣乃若知不急先務仁不急親賢而惟瑣細之事是高譬之喪服三年之喪是重服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是輕服制服者謹其重而後及其輕可也乃今于父母重喪不能自盡郤于緦麻小功之服討論之必許焉又譬之飲食放飯長飲是大不敬齒次乾肉是小不敬飲食者賤其大而後及其小可也乃今于放飯流歠之大過不知自檢郤于乾肉齒次之禮講求而不置焉若此者蔡氏為明雖告詳于細微之事而惜其辨察則昧于緩急之序貴乃不知務之人矣仁知不知所務何以異此亡堯舜之智仁所以不徧物也惟其知務故也人主欲識為治之大體宜于此留意焉

盡心章句下

不仁章○孟子說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君奉天子民固當以好生為德乃若幾忍少恩不仁哉其深惠王乎蓋仁者之心至于天地故其用愛无所不至親其親矣而又推親親之心以仁民仁民矣而又推仁民之心以愛物篤近以柔遠由親以遠疏充其一念惻怛之良必至于无所不愛而後已這是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不仁之人偏于慘刻淺其慘刻亦无所不至暴殄百物未已

也而害且及之百姓未已也而害且及之至親骨肉矣而厚者亦薄矣而親者亦疎矣其一念忿戾之私忘至于衆叛親離而後已這是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春秋傳公四年公孫敖奪莊叔之兵而殺其子穀伯綏鄧侯吾甥也二君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何說也孟子答說人君以土地視民則所厚者在子也而民爲薄所重在民而土地爲輕以民視子弟則所厚者在子也而民爲薄此差等之較然也今惠王始初以土地之故爭地以戰則驅无辜之民使之肝腦塗地而遺糜爛之痛既也以大敗于師覆之餘又驅其父子兄弟使之身于石陵之故欲復戰恐不能勝則驅其子弟殉于行陣之間使之身死亡而骨肉不得收藏之憾是其所以土地而荼毒生靈既極矣而猶不已也春秋倉卒而日死亡之憂是其所以戰皆以生靈而貪利祿骨肉又割其愛于親此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殘忍如是非不仁而何哉

春秋二節○這是孟子追論春秋諸侯无王之罪以警戒當時也說道大凡征伐之舉必天子出命以討罪諸侯承命以行師方可謂之義戰也若春秋所載戰伐之事固非一端然或書名以示貶或無書名以示貶亦有一件以爲合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容有貶之之意焉

書信二節○武成是周書篇名策是竹簡流是漂流杵是舂米的杵子孟子見當時好殺之徒多藉口于武王伐紂之事故辨之說道書以紀事爲義本欲傳信于天下後世然亦有事掩于書詞浮于實事不可盡信者學者惟識其大義足矣若但執過其文而定信爲必然之事不惟無以明聖賢之心即適滋後人之惑矣豈如无書之爲愈哉何以見書之不可盡信也彼武成一書乃武王伐紂既歸而史官作以紀事也其簡篇固爲甚多吾于其間僅取其所稱奉天伐暴友正施仁之二三策而已矣自此之外如所謂血流漂杵之一言以理觀之仁人之師上奉天討下順民心天下自然莫與之敵今以武王之至仁伐紂之至不仁必有兵不血刃而入自歸附者何至與紂師徒爲敵至使血流漂杵若是之慘酷乎即此推之武成之不可盡信明矣

有人三節○孟子見當時之臣務導君以戰伐故極成之說道兵凶戰危本非國家之利也如有人自誇其能說我善爲陳我善爲戰而決勝爰鋒斯人也上不順國家之安危而惟引行伍我善爲戰而決勝爰鋒斯人也上不順國家之安危而惟引君于會聚下不恤生民之利害而惟陷人于死亡以貢天下之大罪不容于有道之世者也夫善戰善陳不過一人之敵而已誠使國君好仁而不嗜殺人以覓伐虐以治易亂則天下之民皆將望之以爲君而人自无與爲敵矣奚用此善陳善戰之臣爲哉我常有敵于商周之事矣昔成湯征葛伯也南面而征則北狄怨而征則西夷怨都相顧而說我等四方之人均之望湯興弔民伐罪之師何不先來救我以蘇重困而使我獨後于他人乎夫以成湯之師一出而人心翼望如此誰敢抗哉武好仁无敵此其一驗矣

武王一節革車是兵車虎賁是勇士若崩厥角是叩頭至地如獸角奉璧有声一般承上說昔武王伐殷紂也革車止三百兩而車或作輜輔也武成言武王伐紂之前捷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一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說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陳去聲○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好去聲

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兩去聲賁音奔○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二王曰無畏哉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青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其謂

馬未見其盛虎賁三千人而士卒未見其多寧予其殷厥紂爲他悉行暴虐使尔等困苦不堪故來安寧尔等非與百姓爲仇也商民聞之歡欣感激都來武王面前稽首至地就如蹇角崩墜一般矣王言一布人心頓服如此又誰敢抗哉有仁无敵此又一驗矣

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征之節承上說所謂仁人之不正者也如葛伯无道成湯則以大義正之于是百姓爲暴君所虐苦不即生商紂不仁武王則以大義正之于是百姓爲暴君所虐苦不即生方欲仁人以仁義之師來正己之國也故未至而望若雲霓既至而喜若時雨如西夷之延頸以待商民之稽首以迎有不俟兵威之加而自服矣焉用戰爲乎然則人臣不以湯武望其君而但以戰陳之事邀功啟釁使上下均被其殃其罪真不容于死矣用人者可不以之爲鑒也哉

孔氏曰閔有征有戰有禁暴服誅異言以誅爲主今以征爲主

梓匠章◎孟子說君子設教以喻人有可以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在孝者之自得而已不觀諸匠梓乎彼本正有梓匠車工有論輿其教人之法但能與之以規矩而爲圓與之以此而爲方循其一定之制道之使從這是其可能者也若由規矩而熟之不疾不徐不甘不苦机發于心而妙應于手乃所謂巧非規矩則不泥于成法之中又不出于成法之外師不得以言而弟子豈不得以言而授于師惟在人之自悟何如耳安能以教人哉然則聖賢之道下學可以言傳即規矩之謂也上達必由心悟即巧之謂也孝者可使求道于言而疑其有不傳之秘哉舜之章◎糧是乾飯珍衣是彩繡錦綺之衣二女即堯女瀉皇女英果是侍御孟子說常人之情處貧賤則多慕于外處富貴則易動于邪惟是大舜方其隱于側微之日所飯者乾糗而粗糲不過

所施者野蔬而蘧蒢不足其貧賤陋矣舜之心乃不以此爲憂而安于所遇若將守約以終身焉非惟不羨之富貴且心忘前之貧賤矣及其升于帝位之時被五章之服而行韶武以鼓五絃之琴而有音樂以適其性且侍之以堯之二女而又得其人其富貴極矣舜之心亦不以此爲喜而視之猶昔之所固有而无與焉非惟不追已往之貧賤比忘見在之富貴窮達之遇不同而聖心之天常泰此其所謂大行不能加窮居不能損者也非有得于性分之理惡能不移于外物之感哉。

吾公之章◎孟子見當時列國侫殺无已有感而說我以前但知殺人之親爲不可而不知其待之甚重也今而後乃知殺人之親其重矣何也夫親莫大于父兄人之有父兄猶我之有父兄但知殺人之父兄便以爲快不知天道有妹還之理人情之侫殺人之父人亦必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必殺其兄然則初心本非必于自殺其父兄也此往彼來其中特間一人耳其實與手刃父兄者何以異乎夫殆于殺人之親而終于自殺其親爲人子弟者當惕然省矣苟能反而觀之則愛人之親者人必愛其親敬人之親者人必敬其親其理不可以例推也哉。

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窮遷而安無損於已所性分定故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一間耳

間去聲○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爲而感發也一間者我往彼來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禦止也暴謂强盜也○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斂爲暴也文王之風與民同之耆宜王之固爲阱國中此以國固爲暴也後世爲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孟

爲閉二關⊙閉卽今名處鈔關孟子說事有在古爲良法在今爲敝政者不特大者爲然卽關市亦有可見者矣何也古之爲關所以譏禁暴客稽止奸宄異言者則訊察之有昏夜擊柝以警不虞之備非常而已秋禾登場而司暴逐之出必有征焉貨之入必有征焉人樂暴之處適爲今人行暴之資而已如此安望行旅有助之義者將不止于閉市之一事矣世道不古可慨說

身不竟⊙孟子說新道本通于人已之間以此行已以此律人安有未有能外是道者也如使身不行道縱常未必倫紀弗修即已陷不義矣能正人雖妻子至近敬信使妻子盡子道亦將遠之而不化矣況其遠者乎如使心不以道工作非時奔走兄弟則已所不願爲能强人雖妻子至親敬責使妻子夫命子從父命亦將遠之而不從矣況其疎者乎然則欲道之行合身與家那可違屋漏可行而矣有于妻子之事從哉

周于德⊙孟子說君子處世非難卽處爲難蓋世之邪正係乎人而德之修否存乎我此故人之爲生有遭凶荒而飢死者由于利之不周平昔使家有餘資廩有餘粟見貧如此充盈雖當凶荒之年可免飢餓之患必不至飢餓轉徙而罹死亡之禍矣是周于利者之不以自贍如此人之修身有當邪世而操亂者由于德之不足耳苟使仁義備諸已道德積諸躬將見識趣高明特守凝定雖當澆讓之世亦有貞固之操必不至改其素行而從邪慝之俗矣是周于德者之足以自立如此然君子不幸而遭邪世又非徒虛然自守爲可貴也必將濟亂反正而後已是世道卽係我以慶而

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言之不能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名令不行也○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好名之人猶情于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覈其眞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空虛言若無禮義則上下

人心不至于陷溺也若此于經七自全斯世又何賴乎

爲名章⊙孟子說觀人者不當據迹而當察心不徒狥名而當考實孟子說人之所難能也以千乘之国讓人尤人之所難能也然有一等好名之人心在于務虛声則雖千乘之国可以取千人也亦將棄之而不居未可以與人也亦將棄之而不吝皆此皆非真能輕視富貴而忘得失之念也不過矯情飾貌而干廉讓之名卑益甚能讓尊貴的人表裏一致始終一節自然沒有破綻處苟非其人雖能讓千乘之大国而于一筆之貪一豆之羹得之則喜失之則怒反不若其討較之私兒于顏色之間矣是非能舍于大而不能舍于小也前日之讓国爲名者所誤也故不爲其矯飾之核今日之動色乃眞情所發也故將掩于輕忽之際此先人者當察其心而不可輕信其迹當考其實而不徒狥其名也

不信三節⊙孟子說爲国之道固多端而致治之要有二事是在人君知所重而急爲之耳今夫国之所以亡者以无賢人有国家之輔也苟信任弗專而存一猜疑之心或外親而内疎或始合而終間則賢者皆懷志辨体望七以去而朝廷之上无復有所倚賴矣国其有不空虛者乎国之所恃以綱維者以有禮義爲之防境尚縱肆弗檢而自衆中正之制則名分无以辨民志无以定將七逼下僭甘入于悖乱而終莫之救矣国其有不乱者乎国之所恃以充裕者以有政事爲之具苟侈靡弗修而全无經理之方則其源无以開其流无以節將民貧国耗日憂匱乏而終莫之贍矣則用其有能足者吝夫論治法固二者均重而論治人惟在賢爲无人君誠能取仁爲輔任賢勿貳則礼義由之以出而盛治可必臻矣尚何乱與不足之足患哉。

不仁章⊙孟子說天下雖有適肰之教終不能勝必肰之理一節

周官徒其禮壇壝封之遠人謂及壝

不仁之人不可以得國也然武遠昏庸之合是私智之近也上以力服其君下以術愚其民則以一夫之身而奪千乘之國者亦比之矣如田恒之于齊是也若以不仁而得天下者吾恐四海若是之衆兆民若是之衆欲以力制之而至衆者不可以威服欲以術愚之而至神者不可以計欺求其為君而得一之者而遂統萬之道者自古以來未之有也其必如二代之行而後可幸天下之歸耳蓋天命之不可妄干神器之不可虛授有此

民為貴○孟子說天地間之所特以立者有二曰民曰君而君之人皆知君為尊社稷為重而不知民之所係更甚切也故曰民雖至微賤民為邦本也固邦寧。雖无可尊之勢而有可畏之情民其至貴者此社稷係一國之鎮欣民以土為依而報祀為民生而報也民以食為天而祈穀為民命而所也不可與民而非論矣所以說社稷次之至于君驅為神人之共主朕臨兆姓皆由于民心之愛戴也保守疆土皆由于社稷之安危也又不可與民而非論矣所以說君為輕天君民社稷輕重之等有如此為人君者可不以民社為重而日筑七以計安之哉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說吾所謂民為貴者何以見之益田野小民其分則微其勢則賤若无足畏然其心未可以易得也若使能得丘民之心皇黎百姓无不心悅誠服則民心之所歸即天意之所向可以履帝位而為天子矣若夫天子雖至尊貴能比于得丘民之心也哉故諸侯雖亦尊貴然得諸侯之心而為諸侯所信任則不過得為三命之大夫而已又豈能比于得丘民之心者哉夫以得天子諸侯之心猶不若得丘民之心是可見民心之向背所關為最重也吾謂民為貴者蓋有見于此耳

諸侯二節承上文說吾謂君輕于社稷者何為蓋諸侯之立所以主社稷也苟或諸侯无道致敵國之侵陵而動搖其社稷則當變易君位更置賢者以主之而人君不能有常尊矣君位之存亡係于社稷之安危是可見社稷為重君為輕也吾謂社稷輕于民者為何蓋社稷之主所以依民生也苟犧牲既成粢盛既潔而備其享獻之物春禱而秋報不絕其祭祀之期君不失禮于神亡宜造福于民也乃不能禦災捍患或恒暘而旱乾或淫潦而水溢則當設其祈禱吏易其牲以祀之而社稷不能有常享矣社稷之更置係于生民之利害是小民社稷雖重于君而輕于民也故曰外而觀之則以民為貴不益可見古云考書經有云天了作民父母以為天下主則知君為最貴孟子乃謂民貴于社稷君為輕者何也蓋書之言所以示尊世之為君者不可不知民社之重知民社之重而竟業以固有乃所以自成其尊也

聖人章○親炙是親近真炙孟子說行道其極之謂聖人謂之聖人不但可以法于當時雖一世遍至百世猶可師表于无窮也所謂百世之師誰足當之但夫下惠是其人也蓋伯夷雖往而清奈如在故今聞其風者即愚頑之夫亦變而有知者快懦之夫亦變而有立志无不以其清為師也下惠雖往而和德如存故今聞其風者即偷薄之夫亦變而為敦厚粗鄙之夫亦變而為寬大矣以其和為師也夫以伯夷下惠振起于百世之上而其清風和氣能使百世之下聞者莫不感發而興起此豈可以尋常致哉蓋聖之清聖之和其德既已造于至人地位所以能師表百世而感人于无窮也自非至人求其感人于當時且不可得而況能感人于百世之下乎以百世之下猶尚感發如此況幸而生當其時親炙之

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前篇○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孟子曰君子之

是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君子孔子也尼與尼同君

淸和之氣日閒于蒸鬲之中。其漸摩變化將不知當何如者。豈但
聞風而興起乎哉。此所以稱爲百世之師也。
仁者章◎孟子說天下之理存之于心則爲仁措之于事則爲道
而要之皆切于吾人之身者也。故人皆知吾性之有仁矣而不知
仁非他也在天爲生物之心在人爲有生之理乃即人之所以爲
人者也。蓋人有是形必有所以纏綿定形者。仁是也。非仁則形骸
雖具不過有是血肉之軀而已。人有是氣必有所以主宰是氣者。
仁是也。非仁則氣休徒充是冲蠢肰之物而已。所以說仁也者人
也。求仁之方不可也。肰仁理也。人物也。單說人則物酉无所
統。特以合若單說仁則理亦无所特以行。惟是以仁之理合于人
身性依形以附而率性之動始彰。氣載理以推行而踐履之能
始著。天而天當人純小而日用事爲皆肰肰爲天下古今共由之道
即此而在矣。道已非合仁與人而爲言者哉。夫有此人即有此仁
則仁固非由于分至而有此仁即成此道。則道亦不可以遠求矣。
世之學心以求仁。外身以求道者。皆不惑哉。
孔子章◎孟子就君子當去國之日固以潔身爲貴尤以合道爲
難。昔者孔子住魯不合。嘗去魯矣。其去魯也曰言說遲七吾之行
也。始有去而不忍遽去者焉。夫義不可留即當勇退。乃遲七其行
者非爲滯也。蓋魯爲父母之國以恩爲主者也。若一不合而急
以去。其如顯君相之失何。故寧過于緩。无過于急。用意忠厚。去父
母國之道當肰也。及其仕齊不合。亦嘗去齊矣。其去齊也。炊不
熟。以手承水。耘來而行。將刻不少停焉。大義不可留。固所當去。乃
不俟終日。非急迫也。蓋齊爲他國。以義爲主者也。若義不合而
延不去。其如失自重之道何。故寧過于急。无過于緩。見緩明決。其
他国之道當肰也。大孔子之去國。遲速各適其宜。如此。七所以爲

聖者惡無所與交也。○駱楷曰楷大不理於口。駱音陌。○趙氏
曰駱。雜稽。名爲衆口所訕。理賴也。方言亦訓賴。孟子曰無傷
也。今按漢書無俚。方言亦訓賴。孟子曰無傷
也。士憎茲多口。趙氏曰爲士者益多爲衆口
所訕。我此則憎當從士。今本
皆從心。蓋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
傳爲之說。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殄。如字。一音徒典反。隕。于敏反。問。聞也。詩邶風栢
舟之篇也。悄悄憂貌。慍。怒也。本言衛之仁人
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爲孔子之事。可以當之。
肆。發語辭。隕。墜也。問。聲聞也。本言大王事昆
夷。雖不能殄絕其慍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
美。孟子以爲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
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

時中之聖而非一節之士可及也。
君子章◎君子指孔子說。見是困窮之意。孟子說孔子大聖。拘滯
終身。宜乎行无不得。何至困窮肰狀。當指轗軻天下。至陳蔡二小國
之間。乃絕糧七日。其尼其矣。何以至此。蓋君子處世。上而君用之
則其交在上下。而臣荐之。則其交在下。上下有上下之交。故无困
當時陳蔡二国上不知孔子。而无能用之君。下不知孔子。而无
荐之臣。上下无交。是以道不行而不免于尼耳。此下孔子之道雖
无所損。而陳蔡二国之君其簡賢弃礼不足與有爲可知矣。
箱楷三節◎箱楷是人姓名。理是賴。憎字當作增字。悄七是憂
肆是發語辭。隕是墜。問是声譽。言箱楷問于孟子說。人之言譽。
揚本賴于衆口。今稽每遭人之詆謗。是于衆口甚无所利賴。然
何蓋未免有危人之意而不知自反。故孟子答說。譽旧人不可
必。修爲在我。所當昆。雖爲衆口所訕何傷乎。大爲士者。當修而
能保其謗之不興。德高而不能必其毀之不來。故之常人衆口之
訕。愈益多。其試把兩個聖人憎茲多口的來說。孔子聖人。世肰
當時上下无交。遭困厄時有戒訕其栖七。或笑其纍七。沮于憂。鄭
于武叔。且不免見愠而或重爲世道憂。那邶風上說憂心悄
于群小。此孔子之謂也。文王聖人也。肰在當時蒙羣正忘厉。書
真或高忌其文明。或甲營其宗賴。讒于崇侯。拘于羑里。亦不免
但。而終不足爲聖德累。那綢雅七說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
文王之謂也。夫以文王孔子之聖而多口目如此。況其下者。
是觀之。人患不能爲孔子文王耳。何以不畏于口爲病。
賢者章◎耶七是明辟七是闢。孟子說自古聖賢之治如堯舜
明峻德而推之以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大孝自明七德
而推之以齊家治国平天下。由已及人。自内達外。都有个本原。

昏使人昭昭。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
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
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
介然用之而成路。介。音界。爲間不用則茅塞之
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戛。○徑。小路也。蹊。
人行處也。介然。僅然之
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爲間。少頃也。茅。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
也。○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尚。加尚也。
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鑫。追。音
堆。鑫。音禮。○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
蟲是也。鑫者。鐏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細。
如蟲。蟲而微細。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曰。

賢者欲求于天下必先求于身省察克治在我之明德既明然後有法制禁令以使家国天下之人同歸于明德這便是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之爲治者則不然不求諸身而求諸天下未能省察克治以自明其德徒然乃以法制禁令責人以其身之所无欲使親睦于家平章于国協和于天下必无是理也這便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夫有諸已而後求諸人是以躬行率之賢者之治所以不令而從也闇于已而求明于人是以刑政驅之今之治所以雖令不從也然則有治人之責者可不先于自治乎

山徑章◎徑是小路蹊是人行處介然是倏然之頃用是由路大路爲間是少頃高子雖遊于孟子之門而用心不專孟子恐其不足以入道故教之說理義之在人心若大路然本无障蔽然拒在孝者時時省察不使一息間斷則良心方長爲我存不現出徑之蹊乎山中小徑可容人跡之處本非大路若使倏忽之頃往過來續由之者不息則向之小路從新開闢可成蕩平之大路矣及其既成路之後使少頃之間人跡罕至由之者不繼則茅艸乘間而生將前路都阻塞反不如小路之可行矣大此一山徑之蹊介然共由則成路其易爲間不用則阻塞不難可見義理即人心之大路物欲即人心之茅艸存亡出入之機只在念慮之際不可不慎也今子本心未嘗不明向道亦非不路但存养未纯而旋失継之就如茅艸之塞路一般路以茅州或有他徑可由心以茅塞將一物无所見一步不可行矣可不知所儆惕哉

高子二節◎尚是高出之意追是鍾紐蠡是齧木虫鍾紐將絕本似爲虫所齧故叫做蠡軌是車轍迹高子問孟子說先聖王如夏禹周文王所作之樂雖一般是治世之声然自今日觀之禹之樂比文王之声似高出于上而不可及者孟子詰之說子以禹之乎過于文王果何所據而云然高子答說禹之優劣既以用之多寡何如耳吾觀禹之鍾紐如虫齧而欲絕此必愛慕其音而用之者多故至于此若文王之樂則不然即便見他不及禹處也孟子乃曉之說我只道子有独得之見聞所以能爲出奇之議論若止據追蠡之迹是奚足以知聖樂哉試以車轍言之城門車轍之迹独深于城中子之所明知也然城門之軌豈是一車兩馬之力遂能使其独深乎蓋城中之途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衆車莫不由之而車轍之迹不求深而自深也然則禹之樂作于千餘年之前雖不多用而紐自絕文王之樂作于千餘年之後雖多用而器猶新蓋時之先後不同非繇車轍之淺深以此之齧残爲異乎豈可所優劣于其間哉

齊饑二節◎搏是徒手搏擊之野是適野負是依嵎是山曲攖是觸初孟子居齊適値歳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民矣至此又饑国人復有發棠之望陳臻乃問于孟子說齊国之人向因夫子一言得蒙賑濟之恩今復告饑民間就以發棠之請當了故衆指望夫子再爲之言由臻觀之国人之属望雖殷君子之自處當東殆以不可復請也孟子答說這是齊王的恩澤我只可偶一言之若要国人歡喜重復進言是爲馮婦之所爲而已昔晉人有馮婦者善能徒手搏虎既而悔其所爲之非正能痛改前業卒爲善士似可爲善变矣忽一日行至野中見衆人赶逐一虎虎急而依負山曲據險自固衆人遂无敢攖其怒者正忙乱間望見了馮婦是慣能搏虎之人喜其可恃相與趨走而迎之馮婦此時若肯悔之意果堅便當絕跡衆人去而不顧矣乃不覺故態復形自車中攘臂而下急欲逞技于衆人之前那衆人每感他爲已而下車遇虎而不惧誰不喜悅殊不知旁觀是衆人若讀書知礼義而爲士

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與平聲○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涂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 復扶又反○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振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爲善士後能改行爲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嵎攖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爲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

兼理氣言

殆

指氣質

者方笑其爲善不終可止而不知止矣使我今日復請爲堂以慰齊人之望安知爲士者不以我爲焉孃乎蓋是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孟子亦將去齊故其所言如此使果君臣合道兼行言所則優棠本救民之事何難再請而自比于焉孃也

口之節◎孟子說世之人誰不知有性命但君子之言性命衆人相反衆人言性則于情欲一邊認爲本体而務求必得言命則于道理一邊歸于氣數而不肯用功若君子則異是焉如口目耳鼻四肢五者乃人所具之形体也夫既各有所司則亦各有所嗜口之于滋味目之于采色耳之于音声鼻之于香臭四肢之于安佚這几件乃有生稟受的无一人而不具是形亦无一形而不同是欲豈可謂之非性乎然其間有得有不得亦有得之而品節限制不能如意者其权都是造物主張不可以智力而能也而命存乎其間矣夫命存于性之中則性當爲主君子何以不言性蓋嗜欲之心本人所易溺若又言性以自恣則一切非礼之玩妄分外之營求皆將以爲性之所有而无所不至矣君子以寡欲爲心所以將前項適已自便之事故意推開言命不言性而又有嘗以性爲重不可自委者如仁主愛而屬于父子義主敬而屬于君臣礼以恭爲主而屬于賓主智以別爲主而屬于賢者聖人純亦不已而天道屬于聖人這几件都是彼此相合天地間但有由不得自已的順逆常変視其所遇清濁厚薄視其所稟已可謂之非命乎然皆生理之固有物則之同然不以聖而豐不以愚而嗇命也而性存乎其間矣夫性存乎命之中則命當爲主君子何以独不言命蓋性分内事本人所难尽若又言命以自諉則一切扶持人紀変化氣質之功皆狥以爲命之所制而无所不至矣

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孟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耶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爲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爲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已其言約而盡矣○浩生不害問

君子以成德爲行所以將前項希聖尽倫之事一段承當言性不言命也以上二節之意相反而實相成蓋人惟能安命而後能立命能恐性而後能尽性此克已復礼寡欲养心爲聖爲賢之至要旨。

浩生不害是齐人姓名他平日知樂正子之賢乃問于孟子說知弟子者莫若師樂正子之在門墻久矣他是何等的人孟子答說人之造詣固由春鳧也要亦尽乎其人之善也至謂之善人亦可之信人矣不害又問說如何叫做善如何叫做信孟子答說人性本有善而无惡遇着善人善事自有欣慕可愛之心此人情之所同也若其人立身行已恰乎天理人心但見其可欲而不見其可惡則其有善无惡可知矣此所以謂之善也至于好善惡惡本是有生以來眞七實七的念頭着不得一毫虛假若其人躬行實踐能自歉而无自慊善皆實有于我而无矯飾其實心實行可知矣此所以謂之信也蓋其造詣之所至也充實之謂美充實五節承上文說樂正子之善信固有可称然義理无窮聖賢尚不止此蓋善雖實有而蓄積未尽未足爲美也惟是實積日久而悉有衆美那方寸之中充滿快足而章美内含不待外求所謂善成名而已這个叫做美然内雖充積而外无可現求足爲大惟是積久而著蓄極而通暢于四肢發于事業而誠中形外已有迹地于廣大高明之域矣這叫做大然大而未能渾化猶有迹地大而化之有日新之德而无窮持之勞有富有之業而无作爲之迹則是不思不勉而能從容中道矣這叫做聖矣大而未至于聖猶可知也惟聖則不可得而知至德純于不顯而意象之俱忘大業溥于无外而声色之尽泯是乃无方无体神妙不可窺測者矣這个叫做神大善信之上猶有此四等故孝者必由善信而勗至

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趙氏

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何謂善何謂信不害問也曰可欲之謂善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爲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有諸已之謂信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大而化之之謂聖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爲矣張子曰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矣

於聖神然後爲人道之至極也若樂正子之爲人有可欲之善而無矯僞之私其造詣所至蓋在善信二者之中至于美大聖神的地位則資稟有限學力未充猶在四者之下也使不以善信自足而以美大聖神自勉則他日所就亦豈可量乎觀孟子此言可見道無終窮學無止法甚哉務學之不可以已也○

逃墨章◎孟子說吾儒之于異端距之不嚴則無以盡闢邪之義待之不恕則無以開反正之端二者必不可廢也方今楊墨之徒執迷不悟固難望其以吾道爲依歸矣如使天理未盡梏亡人心不終錮蔽爲墨氏之學者知兼愛之非欲逃而去之則其勢不得不別尋簡便的門路而歸之于楊爲楊氏之學者知爲我之非欲逃而去之則其勢不得不反求中正的道理而歸之于儒蓋楊墨雖同爲異端然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是故其變而從道難易不同如此夫吾儒之所以痛排楊墨者但以楊墨之能害道耳今既以道來歸則爲吾儒者惟當憫其陷溺之久取其悔悟之新以楊而來者吾則以儒受之使去其害義者以就吾之義而已矣以墨而來者吾則以儒受之使去其害仁者以就吾之仁而已矣豈可追其既往而復與之辨哉蓋未歸之前異端與吾道爲敵既歸之後異端與吾道爲徒此聖賢立教之大也

今之放豚是走出去的猪苙是猪圈招是用繩拴縛四蹄孟子又說方今之世既難得闢邪衛道之人即有知吾道之爲是楊墨之爲非能倡其說而與之辯者卻又以一切先入之成心不平之客氣務要與他相持到底不肯放寬楊既歸于我矣猶咎其昔日爲我之非義墨既歸于我矣猶咎其昔日兼愛之非仁深惡痛絕既不容之于門墻責備求全又不假之以聲色就如追赶放佚的豚豬一般既入其苙圈而制之使不得奔突亦可矣又從而拴縛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己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爲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

其四蹄使一步不可行焉如此不惟隘吾兼容并包之量抑且人遷善改過之門故已歸者將悔其從而思復叛未歸者畏其從而不復來吾道之不明於天下不惟異端害之而儒者科條嚴密門戶太高亦當交任其責矣有衛道之心者可不慎所以待之哉

布縷章◎殍是餓死的人離是離散孟子說爲人君者天下之財力皆其財力其勢不容不用乎民所貴取之以禮不至于橫征暴使俾民不堪命耳自古征賦之制有三件一件叫作布縷之征是取百姓蠶織之利以爲用如今之絲絹蔬帛是已一件叫做粟米之征是取百姓耕田入之利以爲用如今之夏稅秋糧是也一件叫做力役之征是取百姓每丁夫之力以爲用如今之當差做工是已這三件君子雖例得取于民然每于催科之中寓撫字之意如布縷取之于夏則粟米力役在所緩粟米取之于秋則布縷力役在所緩力役取之于冬則布縷粟米在所緩但用一件以示國之用常緩二件以寬民之生故上无誅求督率之擾下无飢寒流亡之患倘有此其於一時而並用其二則小民奔命不給有飢死而轉于溝壑者矣若一時而並用其三則小民室家難保將父子離而散于四方矣夫使百姓困窮而無以聊生雖欲責之以常賦驅之以征役誰復有能供其令者恐危亡之禍可立至矣然則用一緩二之規人君不徒愛其民實是自愛其國也○

諸侯章◎孟子說萬物中惟得而可貴者都叫做寶然寶得其當則安寶失其當則危不可不慎也試以諸侯之寶言之諸侯統一國之衆享千乘之富珍奇非不足于府玩好非不足于前然其所當寶重而愛惜者不過三件而已彼國有土地錫之天子傳之先人乃基業之所由繫非是則無以立國矣此第一件當寶也國有人民誠爲我供賦爲我使乃根本之所由固非是則無以守

大概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闌也招罥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爲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爲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孟子

位矣此第二件當寶也國有政事利以之興害以之除方經綸之所由植非是則无以保土地而理人民矣此第三件當寶也諸侯能知此三者爲国大寶而念七謹守時七修飾使之无一此損壞之處將是国祚鬱于斁石遺澤傳之子孫不止于一身无患而已至于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若以之爲寶則内以喪志外以徵求剥民媒奪將與危亡並至此身且不免于受殃而能常有珠玉哉所以自古帝王授璧主山投珠于淵不貴難得之物不蓄无用之器有由然也後之人君可不知所取去哉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姓括名也特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當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特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第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舁之牖上而失之也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屨之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

尹氏曰言實得其實者安實失其實者危○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盆成姓括名也特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當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特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第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不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舁之牖上而失之也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屨之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

爲游孝而來非爲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立科條以待孝者往者之失則必不追咎以棄其自新之路來者之勤則必不距絕以啓其向化之机只據眼前苟以求親師友從事孝悌之心而來斯容受以教誨之而已矣苟則謂從者爲竊屨而來固非也謂夫子能保其往是已可設夫或疑從者之爲竊屨其見陋矣至于論聖賢之不追既往寔與歸斯受之七意同此記者所以著取而載之也

人皆師之孟子說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人所固有者惟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今夫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故見乞哀可矜之孩孺有所不忍此仁之端也但爲氣拘物蔽有不忍于此而或忍于彼者則仁即爲之蔽遇矣必自其所不忍達之于其所忍無遠近情无親疏遇疾苦一般於恰遇患難一般觸幅這不是心全体之仁蓋仁于惠愛而世間當愛之物最多不可以一念之惻隱便謂之仁也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見可醜之事殺狀有所不爲此義之端也但爲氣拘物蔽有不爲于此而或爲于彼者通義而爲非義所爲之甘諂矣必自其所不爲達之于其所爲无大小時无頓放則心不敢以苟求免害必不敢以苟免這才是善心全体之義羞惡之心義之端也

人能推廣是擴充之義端端者爲盆的事乘七文說如何是人皆有所不忍達之于其所忍彼不仁之事至于處心積慮要玩害人此乃最刻毒的心腸天皆有所不忍地能出此推之凡一切自私自利不便于人之事其類不同七歸于害人務要件七休說心不忍的念頭擴充到極處則仁之全体在我由是而親七仁民愛物无往非此心之貫徹而仁之爲用不可勝窮於如何是人皆有所不爲達之于其所爲彼不義之事至于弈穴踰墻而甘爲爺

者之屨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從爲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爲扶余者非○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處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爲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豈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

側隱羞惡使其不忍者

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側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爲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

賊此乃是卑污的行止人皆有所不為者也能由此而推之充切牆心昧已不合天理的事其類不同已歸于穿窬務要件件檢点將此心不為的念頭擴充到極処則義之全体在我由是而正家正国正天下无往非此心之運量而義之為用不可勝窮矣。

充无二節尔汝是輕賤的称呼餂是探取人情加以舌去餂取物件的模樣孟子說仁義在人固不可不充矣然義之為道甚費而充之事多端充當推類以至于尽者也彼人以尔汝輕賤之稱加于我已乃不以為辱而甘心受之是其貪昧隱忍即穿窬之心也然其中或有慚念而不肯受之已是其知恥一念即不為穿窬之心也必自此心而充之思我為人所輕之後而反已自修其可恥之行是能充无受尔汝之實矣夫卑污苟賤之事既有所不為則光明正大之義自无所不满安往而不為義乎然不但已當慎即一語一默亦有不可苟設使士人于應酬之際可以言而乃輕躁以發言這是故意開端要人來答我以言探取人情者也將說可以言而乃緘默以不言這是故意落後要人我以不言探取人情者也若此者充之无受尔汝事甚微而人易忽矣自我觀之是皆穿窬之類也蓋盗賊以穿窬探取人之物士人以語默探取人之情其為心術同一暗昧同一陰險何差別之有乎人必類推至此而悉去之然後真能充无穿窬之心者也。

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勝平聲○充滿也穿穿穴窬踰牆皆為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則能滿其無穿窬之心而無不義矣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此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餂音忝○餂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餂即此意也便接隱默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窬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窬之心以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為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

言近節◎孟子說人之為言固不可失之淺陋然使其高談濶論而不切于事理未可為善言也惟所言者切近精寔若不足以動聽而其指則包藏深遠愈探而愈无窮這等言語才是徹上徹下可以垂世而立教者也非善言而何人之為道固不可失之狹小然使其好大喜功而其中漫无所守未得為善道也惟所守者簡要省約若不足以致用而施之則功用普博愈推而愈不窮這等的道理才是有体有用可以經世而宰物者也非善道而何求其能是二者其唯君子乎我觀君子之言止據目前常見之事乎已敷衍若下于衣帶之近然天命之精微人道之奧妙不越此淺近之論以該括之而道无不存焉夫以帶視道其遠近為何如者乃君子不下帶而道自存信乎為言近指遠之善言也。

君子二節承上文說我又觀君子之守上就身本分之内關肰自修務尤責效于人之意然内而自省身其德外而萬民順其治不越此身範之端而天下自平矣夫以身視天下其博約為何如者乃君子修其身而天下平信乎為守約施博之善道也這等看來可見人必先治已而後可以治人與農夫必先芸已田而後可以芸人田事雖異而理則同耳今不務守身而徒欲施博其為病就如舍已之田不芸只管替人芸田的一般所求于人者甚重而所以自待其身者却甚輕如責人為子尽孝而自己孝不如人却不知愧責人為臣尽忠而自己忠不如人却不知勉顛倒謬妄如此其去君子之善道不亦遠乎孟子此言專為戰国君臣惑楊墨之横議羨管晏之近功欲使其言者必本於經為治者必法三代而惜乎古道既遠至今猶未可復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施去聲○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家齊国治天下平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舍音捨○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

舜之一節○因是邪慝孟子說聖人之德要其終固无優劣之殊而原其始實有安勉之異以堯舜言之其知爲生知安行而原其始實有安勉之異以堯舜言之其知爲生知安行此乃是天生成的其初无勉人及後來亦不假修習皆之七聖也以湯武言之其知則思而後得其能則勉而後中此乃自己成習的其初雖有勉矣後來純能復還本体及之也所謂性之也事何如時乎動容之際則周旋曲折无不中禮豈有意于中哉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與神而妙合也時乎哭人之死則哀痛慘怛若不勝情豈有意于爲生者哉乃其天性之感自然爲死而興哀也所行者經常之德而无所囿豈以于彝之故哉率性而行自然趨于正真非勉強要做好人以求襲其言也是其優游于成法之中而不事勉強順億于天命之內而相爲合一蓋性焉安焉之德如此

君子體承上文說所謂反之也事何如彼天理當然叫做法吉凶禍福叫做命法所當自盡而命不可必得者也反之之君子凡一身所行如上文動容之禮哭死之哀經德之正言語之信雖未能自然而然也其心只知這天理中有一定之規矩毫髮不可踰越而事之所率循念之所存不出于此由此而獲吉與禍是命之適也固侯之而无所規避是雖未至于无心而亦不出于有爲蓋復爲焉挽焉之德如此夫以行法俟命之君子比于性之也聖規模雖有廣狹從入雖有安勉然論道統則湯武同歸于挽中論心法則堯舜不敢以自聖此處勤惕厥爲聖學相傳之要也

說大人一節○八尺叫做伊尹被褐是樣頭方丈是桌面龍烈廣也有光大人太尊視已太卑不勝畏慎之心所以埋沒自己意思要他可畏之象看在眼裏則志意舒展而言語得盡意思所以說彼大人者當有數仞之高榱題有數尺之長不過宮室華美而已我若得志必不爲此後車之從侍妾有數百之衆不過声色艷前而已我若得志必不爲此奢縱之事飲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

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爲而爲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說音稅藐音妙○趙氏曰大人當時貴勢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

盟類也又標頭玉佈日施彩

自次宜其爲狂獧之歸指也

養心章◎欲是口鼻耳目四肢之欲孟子說人之有心乃其至而應萬物之本誠不可不養然養心之功不可他求只要見得心本至虛而爲欲所累心本至靈而爲欲所昏將一身中口鼻耳目四肢之欲寡之又寡不使其放縱而充制這便是養心極好的方法晉儒一生李問人問養孫子此如使其爲人能知養心之要而爲寡欲人焉則外感不襲內境常清泰宇定而天光發心未有不存者也雖有不存不過暫失之耳不亦寡乎如其爲人不能知養心之要而爲多欲人焉則物感既撓中心充主嗜欲深而天機淺心未有能存者也雖有存焉不過偶得之耳不亦寡乎夫人心道心迭爲消長如此信乎養心莫善于寡欲也然寡欲不特可以養心而神完氣固亦可以保身況人君者心爲萬化之原身爲萬民之主其關係尤重而保守尤難寡欲之功尤不可不深念也

曾皙二節◎曾皙是曾子之父羊棗即今敎棗肉細切叫做臛羹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羊棗也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曰奚以知之曰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

若說人之所好不同情之所感自是以膾炙爲美而嗜之乃衆人之所同嗜雖與衆共食而不忍之心自天所形惟其爲父之所獨嗜則觸物有感而思親之念自不可遏此所以一食一不食也嘗之諱名者敬親之名而不敢輕犯未嘗并親之姓而諱之非連子名而諱姓也蓋姓是一家所同名乃一人所獨故名可諱而姓不可諱也知諱親之名不可與同于姓則羊棗之思自得並及于膾炙也哉夫觀于思其所嘗既可以見孝子惻怛之情況于思其所嗜又可以見孝子專一之念矣孝者當体其心不可以泥其迹也

在陳二節◎狂簡是志大而略于事進取是求望高遠不屑屑于小節孟子嘗言古之士有志者孔子在陳國之時知道之不行嘗自嘆說我初周流天下本爲行道計也道既不行何不歸來于我魯國乎蓋吾黨後學之士大段資性狂簡激昂于意氣而濶畧于事爲充其志直欲進而取法古人終身以爲獨往不肯改變其初心其狂如此但可利我傳道之學此我所以有感而思歸也夫士而曰狂未便是高世絕俗之品乃孔子在陳獨思想魯之狂士其意何居孟子嘗言孔子之思狂士非其本心始有所不得已耳孔子之誠道之者中誠得中道之人而與之吾之願也今既不得其人其必得狂狷之士乘益往者志向高明而動聲氣遠狷者特守貞固而有不爲得這兩樣人激厲裁抑之庶乎可進于中道也觀孔子之言如此其心豈不欲得中道之士哉世衰俗薄中行之士不可必得而道又不可以无傳不得已而求其次此所以思及于狂

也然則狂狷雖未至于中行中行而下固道之最高者矣孔子思之何莫非爲道之心哉。

敢問四節琴張曾皙牧皮都是孔子門人嘐嘐是志大言大的樣夷是平掩是覆蓋的意思萬章又問孟子說狂士之思固非聖心之得已然當時在魯之士亦多矣敢問如甚麼樣人斯可謂之狂士呢孟子答說當時孔子弟子在魯者如琴張曾皙牧皮這樣的人品俱是孔子之所謂狂士矣萬章又問說有狂之名必有狂之寔敢問何所考驗而遂稱之爲狂也孟子答說欲知狂之所以爲狂惟于其志願觀之則可見矣其志嘐嘐然誇大卑視今世之士以爲不足稱數動輒稱說古之人古之人論學術必以古聖賢之道德自期論事功必以古帝王之經濟自任其志大言大如此及因所言以考其所行則志大而不能充其志言大而不能踐其言平日所自許者却多有空缺處不能一一掩蓋得來狂之爲狂蓋如此是則旣不能于篤寔而志願則極其高遠稍裁抑之至于中道不難矣此孔子所以致思也

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獧音絹○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爲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獧作狷有所不爲者知恥自好不爲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大宗師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下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何以謂之狂也。萬章問

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嘐火交反行去聲○嘐嘐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狂者節孟子又答萬章說孔子之思狂士固有取于志願之高矣乃其思及于狷亦自有說蓋中行而下狂士最高這等樣人世間亦不常有惟狂者又不可得于是思得不屑不潔之士狷極其謹嚴廉隅不肯少屈一切卑汙苟且之事有玷于行誼有涴于名節者深惡而不屑爲得這等樣人而與之志雖不足守則有餘此所以謂之狷也以中行之士律之下狂士一等此又其次焉者矣夫中行不得而思及于狂狂又不得而思及于狷其取人愈嚴而爲道之心愈益加切矣是豈孔子之得已哉

孔子二節憾是恨原與愿同是謹愨的意思踽踽是獨行的樣子凉凉是薄闕是閉藏萬章又舉孔子之所惡者問于孟子說孔子嘗云人情不見親厚則怨恨易生若過我之門不肯入我之室我亦无恨于彼者惟是乎鄉原之人爲然蓋鄉原之爲人似德非德寔害乎德方以其不見親就爲幸何恨之有孔子深惡鄉原之人若此敢問其所爲何如便稱之爲鄉原呼孟子答說欲知鄉原之爲人惟觀其譏狂狷之言可見矣蓋譏誚狂者說何用如此嘐嘐然也言誇大而不顧其行行不顧其言每事便說古之人古之人古之人何其大言而不慚耶其譏誚狷者說何必如此踽踽然獨行凉凉然寡薄斯世之人一无所親厚爲哉人旣生于斯世則但當爲斯世之人使斯世之人皆稱爲善人可矣何必生今慕古違衆而高哉夫觀其譏狂狷之言如此旣不爲狂者之絶俗亦不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獧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獧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愨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爲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爲幸深惡而

局官守祧庵人八人

爲狷者之深已惟嘿然深自閉藏與時俯仰以求親媚乎一世之人者這乃是鄉原之行也孔子所以深惡之者正爲此耳

一鄉二節萬章之問孟子說一鄉之人公道所稱今一鄉皆稱爲原人是其爲人无所往而不謹厚矣謹厚爲士人之美行孔子乃深惡之謂其爲德之賊何哉孟子答說人之處世心術貴于光明正大已貴于正直若鄉原之爲人欲則掩其失而非之則掩覆其罪无可奈之態過欲伺察其惡而刺之則閉藏其密无可刺之深矣惟只與時浮沉混同于流俗隨衆委靡苟合于污世其立心本无忠信之意而深情厚貌恰有似乎爲不易一般其行事本无廉潔之操而清介之操而好名能讓恰似清介有執一般此正其闊於求媚于世的去處故一鄉之衆喜其軟熟皆欣然悅之稱以爲善人彼亦遂自以爲是居之不疑迷而不悟定以病根深錮終其身汨没于斯世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蓋堯舜之道大中至正之道也今鄉原窃其近似而淆其本真在已既不察其非在人又皆認其爲非德之賊而何此孔子所以深惡之也

萬章問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萬章問孟子又告萬章以鄉原之爲人人皆稱之而孔子獨惡之非无謂也爲其似是而非耳孔子嘗說天下有真是者人皆知其爲是有似非者人皆知其爲非此不足以惑人充可惡也惟莠似苗非苗所以莠爲可惡恐其亂真苗也佞口似義非義所以佞爲可惡恐其亂真義也利口似信而是非信所以惡利口者恐其亂信也鄭声似雅樂是非雅樂所以惡鄭声恐其亂雅樂也紫色似朱而是非朱所以惡紫色者恐其亂朱也至于鄉原不狂不狷似若有得于中行然非之无舉刺之无刺寔不可與入圣道將使天下之人迷謬于名寔而不知所適從皆自鄉原啟之則所惡于鄉原者固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也由孔子此言觀之其所以惡鄉原而斥其爲德之賊者其意亦可見矣。

痛絶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行去聲踽其禹反閹音奄○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讒狂者曰何用如此嘐嘐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毋事必稱古人邪必譏狷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爲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爲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閹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

君子而經是常道孟子又告萬章說鄉原雖足以亂德而罪兒終不能勝正君子于此固自有經之正術焉波蕩常倫理之蘊爲天下古今所共由者這叫做常道常道不明斯邪說所由盛也君子欲辟異端而息邪說只是將此常道見之于躬行施之于政教使其昭如日星坦如道路庶天下古今由之而已矣經既反而寓于常道則化本端而民有所觀感治風張焉人有所持守莫不勃然興起于常道之是遵矣庶民豈有不少者乎賊民既興起于常道則以濟其私而邪慝益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邪慝之足以惑世而誣民灼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鄉原可以見衛道之志其懇乞一念无非爲斯道計焉孟子發其蘊于萬章而又終之以辟邪之術此所以有功于聖門也

音有㊀子也予又弘祀予之詞以助之義似首之草也㊁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獧人皆以爲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爲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益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邪慝自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爲而可與有爲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爲其似是而非亂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由堯舜㊀見知聞知俱指知道說孟子說斯道之統必待人而後傳而聖人之生寔間出而不偶曾常邈觀往昔世道凡變矣中間有數的几个聖人大率五百年而一出這數聖人者生不一時而道則相繼惟其有見知者以開其先是以有聞知者以繼其後也試考而言之自堯舜以綿一之貞相授受于唐虞而萬世道統之原寔自此始由堯舜以來至于湯計其時蓋五百有餘歲而堯舜之道統始有所傳非湯生而能知堯舜之道也由有禮百一室親見其道而知之足以成湯得以其德中之極而追溯其中之傳蓋聞之禹與皐陶而知之者也此湯之得統于堯舜也向非有禹皐陶悉知湯亦安能上接夫堯舜之統哉

由湯㊀承上文說湯得聞堯舜之道固于禹皐陶有所傳矣㊁非文王計其時歷數以至于文王生而能知成湯之道也由有阿衡若伊尹左相若萊朱此二聖臣者當一德成有之日明成湯之統始有所傳亦非文王生而能知成湯之道也由有阿衡若伊尹左相若萊朱此二聖臣者當一德成有之日明成湯之道見其道而知之是以文王得以其小心之誠而遠繼乎制心之學盖聞之于伊尹萊朱而知之者也此文王之得統于成湯者歟何非伊尹萊朱之見知文王亦安能上接夫成湯之統哉

由文王㊀承上文說文王得統于湯固于伊尹萊朱有據矣由文王之時歷數之至于孔子計其時亦五百有餘歲孔子生而文王之道統斯有所傳孔子亦非自而得統于文王也蓋由有太公望散宜生者疏附先後親炙其緝熙敬止之範有以見而知之是以孔子繼其道于數十世之下于賢者識其大于不賢者識其小覩聞之在孫乃得聞而知之也則孔子所以得統于

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㊀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㊁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㊀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卽仲虺也爲湯左相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㊀散素亶反○散氏宜生名

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千文王若矣于太公堯舜宰生而有類矣夫由堯舜以至于孔子
道統之所以不絕孝皆頼見知者以開于前則今日欲傳孔子之

有餘歲去聖人之世君此其未遠也近聖

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

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
公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
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
曰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
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
先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
祠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
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
後聖於無窮也其指深哉○
平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彦
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
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
自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
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叔諸

朱子曰行實不敢詔斷不合甚矣
說。理明說詳我知明著而言約
用之間。理無盡之說話深之地
而一貫之中理無盡之說話淺之
筒甚麼意思。行的如何行的如
理上面着須是窮理盡意方可
狀元先生子夫
△簡狀元
右俗諺曰

千文王者文王太公望散宜生而有顏夭夫由堯舜以至于孔子道統之所以不絕者皆賴見知者以開于前則今日欲傳孔子之道宜可无見知之人乎

由孔顏承上文說由群聖相承之統現之必有見知者以開其先然後有聞知者以繼其後道統所以相續而不絕也乃自孔子以來至今論其時世不過百有餘歲去聖人之生時若此其未遠也非若時不相及而不得見也論其居處自鄒至魯裏地相接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非若地不相鄰而不可見也宜若有得于見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指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救諸

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鄰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指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救諸